

NOTE: THE CONTENT OF THIS DOCUMENT IS EXPANSIVE READING.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PAPER IS NOT FOR REFERENCE ONLY.
THE ABANDONED SCHEME WILL BE DELETED WITHOUT ANY
RECORD.

注意：该文件内容为拓展性阅读，文中资料并非确切信息仅供参考，被放弃方案将被删除，不做任何记录。

开幕

牛津 - 牛津大学

“请坐，您的两份论文我都已经看过了，非常优秀。我很少能在学术界的论文里看到如此简洁明了，直指问题核心的内容，丝毫没有象牙塔里常见的那些陋习。”

“请不要误解，我们对军人没有歧视。那场大战既不因你们而起，失败也更不是你们的责任。”

“很敏锐，是的，我此刻代表的组织，这个‘我们’和学院没有关系。您的完整履历我已经看过了，如果我没有记错您在大战前就在六处工作了，艾萨克少将爵士对您在欧洲的工作有很高的评价。我认为您是我们要找的人。”

“您说的没错，相互坦诚是交流的基石。不过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我还有一件小事需要听听您的回答。”

“您如何看待罗克萨特先生的主义，格里芬先生。”

2053年1月15日

费城市中心15街

费城市政厅前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看到这么多人，我看到了大家心中的火焰！我看到了那些在拒马那侧的军警们眼神里没有的东西！

同志们！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纪念一个人，一个20年前倒在这里的人。一位先驱！一位斗士！一个在人类文明最黑暗的时刻仍高举着火把，尝试带领人们走出黑暗，也始终相信着黎明将到来的人！

我真诚地呼吁在场的诸位现在能够抽出一分钟的时间为这位先行者默哀。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同志。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纪念先生他。

然而有一个问题，我不得不问诸位。

这样一位战士是如何倒下的呢？

是谁？又为什么谋杀了他呢！

在场的每一位都知道这个答案！

是我们身后这座建筑所象征的暴力机器卑鄙地谋杀了他！

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为了运转这个邪恶的暴力机器！

他们背弃了人类文明的生存而去追求他们自己的！为了那些肮脏的秘密，为了那些掠夺而来的利益！

他们谋杀了罗克萨特先生！

是的，那场失败了的邪恶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同志们我们的战斗没有！远远没有！

那罗克萨特先生所预言的黎明还远远没有到来！

同志们！团结起来！

——美国罗克萨特主义联盟东岸总局书记“鲍勃”·汉普顿

北兰岛事件调查报告

===== 北兰岛事件调查报告 =====

联合国遗迹署，2030 年 ** 月 ** 日
作者：雷德尔·罗克萨特

2030 年 1 月 17 日，中国上海，北兰岛下的遗迹发生不明原因的突然爆炸。遗迹的大爆炸将北兰岛周边彻底摧毁，并将数以万吨计的坍塌液扩散至欧亚大陆和环太平洋地区。三年后的今天，联合国遗迹署依然无法进入北兰岛调查取证，现有的技术只能让我们在“红区”外徘徊。因此，在此我作为前朝韩安全区最高负责人以及东京保护区负责人之一代表联合国遗迹署，受托撰写这篇调查报告，向联大和国际社会各界汇报 2030 北兰岛事件以及事件后造成的一系列影响，并将之后会对世界范围造成的威胁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本报告主要记录了我个人的经历，以及北兰岛事件后遗迹署调查取证所揭示的欧亚大陆和环太平洋地区疏散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真相。我们决定将这些事实如实向联合国成员国汇报。愿北兰岛事件中的遇难者能因此得以安息。

===== 东亚大陆地区，2030 年 1 月 17 日 =====

2030 年 1 月 7 日 15: 17 分，中国北兰岛遗迹因不明原因发生巨大爆炸。这场爆炸将北兰岛遗迹内的坍塌液扬起至平流层的高度，一些自带推进设备的存储晶格则飞出大气层并均匀地沿着弹道曲线坠落于数千公里外的欧亚大陆和太平洋中。根据中国方面披露的资料显示：北兰岛大爆炸瞬间摧毁了周边四座城市，并将坍塌液抛洒在广大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根据推算，约有 4 亿人口直接在爆炸后的一个小时内因高浓度的坍塌液产生 ELID 并死亡。到 16: 30，大概约有一百万公务机构和志愿机构协助疏散污染区内的幸存者。在事件爆发后的一个小时左右，至少有一千五百万人在这些机构的协助下从约 1500 公里的污染区边界上开始疏散，但这些公务机构和志愿机构人员大多数未能从污染区中逃离。中国政府的高层领导则在北京的地下要塞中坚守到 17: 00，确认了红区毫无生还者的希望之后才通过可屏蔽 ELID 辐射的载具向西安转移。北兰岛事件在中国造成了大约 8 亿 7000 万的人口死亡，并使中国丧失了绝大多数的太平洋沿岸城市。

然而作为北兰岛事件的责任国和最大的遭难国，中国政府反而是第一个不依赖于国际救援和援助，在北兰岛事件当天就展开避难收容行动的国家。

.....

----- 雷德尔·罗克萨特的录音记录 -----

1 月 17 日当天，我正在香港主持关于遗迹勘探的学术交流会。当日 15: 27，身处于 27 楼会议室的我们感受到了摇晃。起初我以为这是一场地震，后来当亚当·霍姆斯打电话给我时，我才知道北兰岛遗迹发生了特大爆炸——根据中国政府之后向遗迹署转交的档案显示，比热核爆炸更加猛烈的冲击波和爆风当场对上海、苏州、无锡、南通四座城市造成了直接冲击，保守估计约有 20 万人直接死于大爆炸。在得知这是一场遗迹大爆炸后，我立刻联系了遗迹署在北京的办公室。遗迹爆炸不同于核武器，高能坍塌液扩散的过程中因为不规律的电场相互干涉，反而不会引发核武器

一样的高能电磁脉冲。16 点的时候，我已经大致从驻北京的办公室了解到情况——卫星显示大量的坍塌液正在从平流层返回地面，大约会污染中国东部 15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幸运的是当时的西北有一座南移的西伯利亚高压反气旋，得益于猛烈的西风，被污染的地区最终限制在了 110 万平方公里内。请注意，这是 110 万平方公里的死亡地区，这种浓度下的坍塌液即便接种了 ELID 疫苗也无法幸免。16: 30，坍塌液已经洒落在这片地区，再有数个小时，这片地区上将仅剩下 ELID-Infected，不再有生命。

在此，我要向中国官员、解放军官兵、警察、消防和民兵系统致以崇高的敬意。我在这里不想谈论关于中国政府在北兰岛事件中的责任。由于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无法进入北兰岛进行直接勘探和取证，而中国公开的档案仅显示了闯入遗迹的 7 名中学生的报警记录和随后特别反应部队的行动记录。这些信息依然无法有效解释为何存储于装甲密封层后的坍塌液晶格会发生剧烈爆炸。我们对于坍塌液和遗迹的知识显示，只有将坍塌液放置于激光点火系统中才能让其吸附到足够引发连锁性激发反应的爆炸，而我个人是无法相信中学生或者当时的特别反应部队有能力甚至设备做到这一点的。

香港处于坍塌液污染波及范围之外，即便如此，在当日下午 17: 30 左右，香港市民已开始上街对食品和水进行哄抢。情况混乱到香港当局不得不于 18: 00 宣布了宵禁令，学术交流会也不得不因此中断，很快会议室就只剩下我们这些从国外赶来的学者。当夜离开香港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我们没有办法在夜间拿到前往机场的通行许可，因此大家决定至少等到明天早上再想办法赶赴机场。至于网络通讯基本处于中断状态。因为流言肆虐，香港当局开始限制通信，这直接影响了本地网络的速度。最初我们也受到了影响，不过在会议主办方的协调下，大楼内的网络似乎被解除屏蔽并恢复了正常。遗迹署本部在 19 点 40 分通知我们，凌晨 3 点时会有专机安排我们离开香港。在此之前我们只能在会场等候香港警务处要员保护组的人来接我们。而当时我还不知道，北兰岛事件中有上百个存储坍塌液的晶格在爆炸中被激活。这些具备自我推进能力的运输存储一体化的遗迹机构在爆炸中飞出了大气，稍后又坠落在离上海上千公里外的中亚地区和太平洋上。这些晶格将坍塌液污染扩大到欧亚大陆和环太平洋地区，最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灾难。

凌晨 1 点，VIPPU 的车队准时地将我们接走。当遗迹署的专机飞离香港时，我才有机会在飞机上打个盹睡一会儿。

===== 朝鲜半岛，2030 年 2 月 18 日 =====

北兰岛事件发生后，朝鲜半岛处于坍塌液在对流层中扩散的范围内。在猛烈的西风下，坍塌液形成的雾团越过中国，坠落在朝鲜半岛西海岸和西侧山脉中。高浓度的坍塌液直接导致了当地惨重的伤亡，约有 1000 万韩国和朝鲜人民直接死于高能辐射。

在北兰岛事件前，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关系正处于一个低点。北兰岛事件后，联合国大会授权遗迹署赶赴韩国设置安全区，当时我们得到驻韩美军工程兵的配合，直接遵循美军上个时代遗迹开发的标准设置屏蔽区和居住区。到 2030 年 2 月，联合国遗迹署在驻韩美军组成的维和部队的配合下在韩国建立了数十个这样的安全区，收容约一百一十万韩国幸存者，而此时朝鲜依然保持着静默。根据美军的空中侦察报告评估显示，朝鲜庞大的山体地下隧道成为了绝佳的安全区，约有 500 万人藏匿于朝鲜北部山区的隧道和坑道中躲避坍塌辐射。

然而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关系虽然趋于紧张，但在天灾面前还保持对抗而不是合作，是比较不符合逻辑的。朝鲜半岛在北兰岛事件后的不太正常的局面一直到 2032 年才得以揭晓，在美国参议院北兰岛事件调查听证会上，一系列证人证明时任美国总统要求驻韩美军保持对三八线的全面封锁，除非朝鲜接受美国提出的一揽子严苛要求，否则禁止朝鲜的幸存者越过三八线。这种做法显然会导致朝鲜做出偏执而非理性的决策。

3月3日，朝鲜军队炮击首尔，军人和平民从沿着为战争准备的坑道和暗道，越过三八线，直接向韩国核心地区进攻。第二次朝鲜战争就此爆发。

----- 雷德尔·罗克萨特的录音记录 -----

我们抵达悉尼时，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主导轻污染区的疏散工作。同时，在遗迹署的主导下，纽约那边罕见地一致通过决议来应对北兰岛事件。我们在悉尼稍作休息就投入了被称作“诺亚行动”的疏散工作中。我个人必须在这里坦白一件事：虽然北兰岛事件是一场浩劫，但能看到各国放下利益纠葛和恩怨共同合作推进疏散工作，我曾经以为等待着我的是一场团结一致合作共赢的结局。

显然，我太天真了。

2030年2月，在驻韩美军的配合下遗迹署在韩国建立了数十个安全区，这些安全区收纳了接近百万的幸存者。考虑到朝鲜半岛处于重污染区之下，这个数字已经可以称为奇迹。然而，迟迟没有来自三八线以北的避难者让我当时感觉到了一丝不安，事实证明我的怀疑是准确的。起初，我将怒火投向了北方的朝鲜，在这样的末世，他们居然不顾平民的安全还执念于意识形态分歧和对领土争夺的固执，而不让平民进入韩国安全区。直到两年后，当国会听证会要求我作为证人出席时，我才知道这背后是谁先拿着大棒讹诈他们。2032年国会听证会上披露的材料证明，当时的美国政府向朝鲜方面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政治要求作为允许朝鲜人进入韩国避难的条件，而这毫不意外地激怒了在死亡边缘苦苦挣扎的朝鲜人民。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朝鲜半岛的局势迅速恶化。2月底，驻韩美军已经侦查到朝鲜方面不寻常的物资调动，他们倒是做好了弃守韩国转进日本的准备，却将我们瞒在鼓里。

是的，美军在韩国半岛执行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救援行动，而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讹诈，而傲慢的美国人却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3月3日，朝鲜军队发动进攻。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凌晨5点20分，遗迹署的韩国工作人员急忙喊醒我，告诉我北方的朝鲜军队开始向南进军，让我立刻上遗迹署的直升机向釜山转移。这是一次糟糕的转移和可耻的逃亡，我在直升机上看到拂晓的地平线上，北方的山脉亮起一束束火光。安全区在慌乱中引发了大火，一片火海之中，地面上避难的韩国平民像慌乱的蚂蚁朝南跑动。我无法想像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命运——当他们在污染区中毫无防护地暴露后，不是变为 ELID-Infected，就是被守卫釜山安全区的军队射杀。

抵达釜山后，我被立刻转移到最近的机场——遗迹署已经安排了专机，将工作人员集中向日本撤退。最初，我向他们抗议：遗

迹署不能直接丢下韩国地区的幸存者就撤离。可这些来自纽约的工作人员丝毫不提幸存者的事情，告诉我要么跟着他们离开，要么就留在釜山。我又能怎么做呢？赤手空拳地留下来？没有物资、设备和人员的我不但不能拯救这片土地上的幸存者，还葬送了我可能拯救其他人的机会。逃离固然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但我别无选择，我跟着遗迹署的工作人员一起登机赶赴日本，留下熊熊燃烧的朝鲜半岛。

抵达日本后，我们立刻投入到了建设新的安全区的工作中。闲暇之余，我曾经向美国大使馆和遗迹署的对外交接人员询问过韩国安全区的情况，但他们对于韩国发生的事情一律缄口不言。我作为韩国安全区主要负责人以及日本安全区与遗迹署纽约总部的干事在飞机上进行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当时我们提出的第一个议案就是日本安全区管理职责必须全权交付联合国遗迹署来执行。一方面我们从日本安全区负责人中得知日本的污染情况更加乐观，另一方面得益于遗迹泡沫时期的日本遗迹技术的发展，遗迹署在东京都有一个运营多年的大型机构，无论是人力还是资源上我们都有足够能力抛开不稳定因素。

----- 2032 年，北兰岛事件，美国国会听证会 -----

“科波菲尔上尉，请举起右手，我会指引你宣誓。”
“您能不能够宣誓，你所说的都是事实，全然全部的事实，没有任何保留？”

“是，我发誓。”
“好的，您可以开始了。”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我是约翰·科波菲尔上尉，来自第十三航空队。今天我要在这里揭露在 5027 作战计划实行期间在韩国发生的一起未经国会或总统授权的任务。2030 年 3 月 16 日，我所属的第十三航空队向朝鲜半岛执行了‘落锤计划’。”

----- 日本列岛，2030 年 4 月 3 日 -----

距离北兰岛更远的日本列岛仅有关西遭到了坍塌液的直接沐浴，而绝大多数关东地区只需要担心海岸线上的污染，因此日本列岛的污染情况远好于朝鲜半岛。得益于日本暖流和远东风向的变化，北海道的坍塌放射值甚至可以允许人类在不做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在户外活动。遗迹署在东京征用了数十个完好的建筑群，完善它们对于坍塌辐射的屏蔽后，用于安置幸存者。东京安全区的规模远超韩国，由于关东地区的污染等级远低于朝鲜半岛，遗迹署使用更多的资源组建了更多的安全区。东京的高层建筑与地铁系统是优良的避难场所，富含硅元素的全玻璃外墙和坑道只要稍加改造就可抵挡坍塌辐射带来的影响。

除了收容幸存者外，当时的遗迹署总部还给东京的工作人员下达了分析生态变化的任务。在北兰岛事件之前，只有越南和阿富汗有坍塌液污染的先例，并且那些污染的范围和浓度远不及北兰岛事件后的广域高浓度坍塌液污染。在遗迹署看来，分析和演化坍塌辐射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对于人类日后应对污染区的重建工作非常重要。

----- 野外生物样本测试记录，2030 年 4 月 5 日。 -----

.....
“看，这是一只已经开始产生异变的日本梅花鹿。鹿角已经开始出现硅化的迹象。”

警报：探测到撞击。

“喔，看来这小家伙还有点脾气大呢。注意拍她的眼睛，拍到没有？是的，实际上 ELID 感染者并不需要视觉，他们显然有别的办法对周边的环境做出反应。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夜间那些 ELID-Infected 格外的危险。他们显然根本不会出现夜间视力下降的问题。”

.....
“这是一只已经进入 ELID 晚期的野猪，它现在基本没有生命迹象，而表皮已经基本硅化，像是一层甲壳一样罩在躯干上。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硬度。”

砰！砰！砰！

“看，9 毫米手枪弹的效果不怎么好，我们试试 5.56 步枪弹。”突突突！

“5.56 弹的效果感觉跟打在了防弹插板上一样，虽然击穿了这种甲壳。但是毁伤效果不怎么好。我们还得继续。”

到四月中旬，东京安全区已经收容了超过 1200 万日本列岛的幸存者。东京安全区的收容能力能达到如此的一个高度，一方面是因为此时遗迹署得到的物资和设备支援也比之前在朝鲜半岛多很多——因为日本列岛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比朝鲜半岛更为安全。另一方面是，日本境内幸存者对于遗迹署的指挥安排给予了高度的配合。东京安全区的幸存者的一天大概是这样度过的：早上 7 点到 8 点，遗迹署的工作人员按照批次轮番让幸存者进入就餐区进食早餐。单批人员进餐完毕后，则立刻跟随工作人员进入工作场地开始一天的工作——根据幸存者的个人情况被安排进物资搬运、垃圾处理、衣被清洗等工作岗位。或者被带往阳光照射区轮番晒太阳和休息。中午 12 点到 13 点，幸存者们又将被轮番安排进就餐区进食午餐，午餐后则交换上午休息与工作的幸存者群体。所有的工作和休息活动于 18 点结束，夜间遗迹署的工作人员会组织有兴趣观看新闻节目和电影的人集体活动。

.....
日本安全区一度可以成为北兰岛事件后救灾的安全区范例，然而一切都伴随着美军的介入而破灭。美国为了维持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军事威慑，要求日本政府允许美军进驻北海道——而这注定要挤压幸存者的生存空间。转移至北海道的日本政府最终作出了决断。

----- 雷德尔·罗克萨特的录音记录 -----

想像一下东京发生的情况吧，许多幸存者需要在地铁隧道中“休息”72 小时后才能轮换到几处有玻璃幕墙的车站晒太阳，大多数时间他们只能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睡觉。安全区内，不管是娱乐用品还是体育用品都异常匮乏，通常在过去的联合国救援行动的经验中，这种抑郁的环境下会让绝大多数人陷入绝望的情绪并引发群体运动。但是在这里，人们只是安安静静地在自己的位置上

待着，轮换分享为数不多的书籍、画报或者其他电子类娱乐用的设备。目前日本的核电站还在自动控制系统下运转，安全区所需的电力跟发电量相比微不足道。

5 月 2 日，遗迹署宣布东京安全区升级为东京保护区，旨在收容更多的日本幸存者。同时我们要求日本政府安排了一条通往北海道的安全通道，向北海道低污染区转移幸存者。我曾经估算过，如果我们能维持当前的收容速度，一年内我们就可以将日本境内的全部幸存者转移至北海道和日本东北的低污染地带。起初，日本政府对于这个行动非常犹豫。北海道作为日本列岛中的唯一的非污染岛屿，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是最后的安全屏障。我参加了三次日方组织的研讨会，私下里日方的对口官员无一不透露出在“是否让幸存者进入北海道”这一问题上，日本内阁内——尤其是与北海道地方政府间——曾经展开激烈的争执。这不奇怪，越是这种大规模的灾害，反对收容的呼声就会越发的强烈——但站在个人角度，我告诫过日方官员，收容幸存者是这个国家和民族不陷入分裂的唯一途径，越是这样艰难的时刻才越需要团结和理解去度过困难的时光。虽然日方官员表示理解，部分东京都出身的官员甚至以生命向我担保对方案的促成，但当时的我对于日本政府是否会向北海道输送幸存者根本没有把握。

5 月 10 日，日本政府组织铁路部门，通过津轻海峡隧道向北海道转移东京保护区的幸存者。当天，我们在东京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场小小的庆祝活动，这是我们第一次成功地将北兰岛事件的幸存者从污染区转移到非污染区。我原本以为，这将是一个美好未来的开始。

但我还是错了。

5 月 15 日，札幌爆发了第一次反对收容幸存者的游行。虽然整场游行未爆发与警员的冲突，但逐步点燃起来的民意为我们的行动蒙上一道阴影。正如部分遗迹署的日本同僚们所担心的那样，虽然在明面上日本社会对于北兰岛事件的幸存者并未有任何表态，但是在私下和看不见的地方，欺凌和排挤几乎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从灾区进入北海道的幸存者。事实证明了我们当时的所有乐观看法都是一厢情愿。最终这些不满还是摆上台面了。5 月 23 日下午 3 时 10 分，这个时候我永远不会忘掉，一份以日本国政府内阁名义发出的通告从札幌北海道厅旧厅舍的内阁临时驻地发出，一名美军海军陆战队上校经由横田空军基地送到了联合国遗迹署在世田谷区的东京保护区行动总部。

通告上只有简短的一段话。

“暂缓向北海道收容幸存者，待日本国会就收容幸存者一事进行进一步讨论。”

当晚的联大便召开紧急会议，最终决议便是再次向日本政府代表申明了东京保护区和日本幸存者的收容对于重建日本的重要性。

但结果呢？日本政府选择将我们和依旧留在红区内的 1 亿 2 千万的日本国民抛弃。

5 月 17 日，联合国大会召开对于日本幸存者收容事件的特别会议。会议进程中，美方代表察觉到联合国大会做出的决定极有可能不利于驻日美军重新部署于北海道，便决定插手干预日本国

内局势。从冲绳撤离到威克岛的陆战队重新进入战备状态，并于48小时后做好向日本行动的准备。5月19日，美国海军太平洋司令部向反对收容的派系通告了收容一事后，日本国内反对收容幸存者的派系开始着手准备夺取政权后的一系列事宜。

5月20日到5月21日的24个小时内，日本内阁对于收容东京保护区的幸存者一事进行了激辩，但并未得出结论，因此决定于5月22日上午再次进行最后一次讨论。5月22日上午，内阁会议召开前15分钟，太平洋司令部代表被临时安排加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由于美军的存在，反对收容一派成功地夺取会议的主动权。5月23日，暂缓向北海道收容幸存者的指示由日本内阁发出，反对收容派担心指示会遭致下层机关阻挠，将传达指示的权力转交至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向遗迹署转交了日本政府的指示后，东京都保护区行动总部立刻向纽约的遗迹署总部提出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特别会议，旨在阻止美军对于日本内政的干涉。纽约时间5月23日晚21:35，紧急特别会议决议在安理会层面最后表决因为美国反对而进入全体会员国表决的召集阶段。日本政府代表突然否认美军对于日本内政进行了干涉，并声明美军是受日本政府委托阻止了一场威胁日本和平稳定的内部政变。

突然的变化源自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变化——就在纽约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的同时，受部分日本内阁成员要求，美国海军陆战队于日本时间24日凌晨6点对日本内阁成员的官邸发动了进攻，支持收容的内阁成员以威胁和破坏《日本国宪法》遭到逮捕。随后，日本临时内阁于24日上午8点宣布成立。反对收容的北海道本土派系将来自东京都的原日本政府成员一网打尽，并全面支持美军的新驻军计划。由于日本政权的更迭，加上其否认美军干涉日本内局的表态，联合国安理会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了法理上无力阻止事态恶化的尴尬位置。

5月24日23:30，美国海军陆战队于成田机场降落，全副武装的士兵开赴东京并包围了世田谷区的东京都保护区行动总部。行动指挥官宣告了日本政府决议，并发出最后通牒：6小时内全体联合国遗迹署工作人员必须到横田空军基地集合，否则将不会容许任何飞机从日本本岛离开。随后，美军切断了各个保护区部门的通讯后，分别派出部队向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下达了同样的最后通牒。25日0时，处于北海道的日本内阁向日本全国广播公告，宣布遗迹署“危及本国的和平和安全”。而实际上，早在30分钟前，津轻海峡海底隧道就已经被爆破，通往北海道的陆地交通也被切断。0点30分，在日本的授权下，美国第三舰队开始封锁津轻海峡和北海道周边海域，从水路前往北海道也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雷德尔·罗克萨特的录音记录-----

到现在我还无法相信在东京发生的事情。那位海军陆战队的上校把我们召唤到会议室里，宣读了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日本政府宣布遗迹署“危及它本国的和平和安全”，因此根据《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第五条，授权美军接管遗迹署全部机构。当时遗迹署东京区的最高负责人佐藤真由香（Sato·Mayuka）挡在那位上校面前，表示自己将绝对不会抛弃东京保护区和东京的幸存者。那位军官冷笑一下，表示日本政府已经授权美军可以射杀不听从指示和反抗的遗迹署成员，责任由日本政府全权承担。

然后他就掏出手枪对着佐藤女士的大腿开了一枪。场面顿时

混乱了起来，我爬倒在地上后，趁着混乱从侧门离开会议室。当时惊慌失措的我躲进了附近的杂物间，生怕士兵追上来射杀我。不过我没有再听到任何枪声，也没有任何脚步声。很久以后当我返回美国时才知道，纽约的遗迹署总部跟东京的网络会议系统被佐藤真由香悄悄地打开。在上校开枪后，总部的人立刻介入了。

然而即便我当时知道了这一点，恐怕也只会让那个妥协结果变得更加难以接受。遗迹署总部居然接受了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的最后通牒，要求全体工作人员撤出东京。

纽约的联合国遗迹署总部接受日本政府的通告，东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美军的看押下有序地登上卡车奔赴成田机场——但是所有人，由于消极抵抗和保持沉默，许多未能被美军搜出的工作人员则留在了东京。5月25日早晨7点，伴随最后一架载有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运输机起飞，东京上空则变成了由美国海军航空队控制的禁飞区。

保护区的幸存者从梦中醒来后，迎接他们的是不再运转的设施和空无一人的办公室。保护区顿时陷入了惊恐和不安中，人们想尽办法和外界取得联系，却发现大部分通讯手段已经失效。最终，保护区的幸存者从长波电台中得知日本政府公告后，被抛弃的情绪迅速发酵为怒火和相互敌视的态度。幸存者在驻营地集结起来，并开始寻找一切可以当作武器的物资，准备争夺剩余的食品和燃料。

遗迹署撤离12小时后，首先遭到攻击的是新宿区的车站。作为东京最大的交通枢纽，且拥有地下购物中心扩建的库房，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在击溃了数个团体后，一个以大阪幸存者为主的关西团体夺取了关西幸存者诸派系的控制权，并准备向关东幸存者集中的千代田区和江东区进军。

惨烈的战斗在东京站爆发，粗略估计有近20万青壮年男性参与了这场多个派系的血腥混战。这座见证日本进入近代化的建筑几乎差点见证了东京的彻底毁灭。3天内，近一万人在这里丧命，而冲突尚未有减缓的迹象。

.....

-----雷德尔·罗克萨特的录音记录-----

我没有离开东京。在美军带着遗迹署的工作人员撤离后，保护区立刻陷入了物资争抢和冲突中，连自卫队的秩序都因为日本政府的抛弃而土崩瓦解。混乱中，得益于几位自卫军高级军官的协助，依然有一些自卫队员愿意服从遗迹署的指挥。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暂时撤离到陆上自卫队在世田谷区的三宿驻地。在驻地内的自卫队中央医院中我们才得以依靠东部军区通讯群的设备联系当时正在关西搜寻幸存者的侦察队。而侦察队带回一个重大消息——他们在名古屋发现一名对ELID处于免疫状态的个体，是那种没有防护暴露在污染区的坍塌辐射下也并不会基因突变的类型。

这可是完全免疫个体！

想象一下，北兰岛事件最可怕的后遗症将不复存在：坍塌辐射将不再产生ELID和ELID-Infected，那么多少被坍塌液污染的地区将重新可供使用？我当机立断，要求侦察队保护好那个免疫个

体，并聚集剩下的工作人员立刻收集设备和车辆，准备去名古屋接回她。一旦能攻破 ELID，日本政府的封闭也将毫无意义，对于北兰岛事件幸存者的排挤也将不复存在。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组织了 10 名遗迹署工作人员并且得到了 2 个班的自卫队志愿士兵的帮助，踏上了前往名古屋的道路。但我完全没有想到在危机之下，丧失理智后的人性会扭曲到什么程度。名古屋附近的一些幸存者把和纱视作天启的巫女——将不同寻常的人当作“奇迹”“圣女”之类的行为在各种信仰中司空见惯。他们每天都要求遗迹署的工作人员让和纱出来为他们祈福，仿佛这种行为就会阻止他们患上 ELID 一样。而同时，另一些幸存者认为她是“不祥”的存在，她的存在才是导致“天谴”的罪魁祸首。

同样一个人，却会被人们用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对待，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就在我们离开不久，保护那个免疫个体的侦察队便遭到了袭击。得知北海道被封闭后，那些视和纱为不祥之物的幸存者开始对保护区内的侦察队驻地发动进攻。冲突中，一个行动小组依托自卫队军人的掩护突破了暴动者的包围圈，并向东京的方向赶来，但侦查基地中的其他人则不幸罹难。

情况非常危险，逃出的侦察小组并没有屏蔽设备甚至符合最低防护条件的载具，直接暴露在坍塌辐射下他们撑不了多久。我们彻夜不停地赶路，在静岡的山区找到了逃出名古屋的侦察小组，但为时已晚。当时一名队员瘫倒在地上，像是癫痫发作一样颤抖个不停。另外一人像是情绪失控一样，大吼大叫，挥舞着工兵铲把一棵树当作敌人——毫不意外，这是 ELID 中期的症状。而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就是 ELID 的可怕之处。

坍塌辐射直接诱导有丝分裂中的细胞产生变异，并且这种由坍塌辐射引发的基因变异是有规律的定向变异。新的变异细胞不但会继续有丝分裂，而且会产生一种全新的细胞器，会释放出跟坍塌辐射一样波段的射线，这也是感染者具备传染性并出现异常代谢的理由。

有丝分裂，变异细胞内的细胞器产生的新辐射源和体外的坍塌辐射源。这三者构成了变异细胞增多的方式。我们也因此探明 α -Time 和 β -Time 的本质： α -Time 后，免疫细胞消灭变异细胞的速度已经无法赶上变异细胞的增加速度（这就跟癌症一样）。 β -Time，是变异细胞数量增多到足以引发 ELID-Infected。ELID 以 α -Time 和 β -Time 为分界线区分早期、中期和晚期症状。

早期，患者会出现新陈代谢加速，红血球数量增多，白血球数量减少，呈现免疫抑制病症。同时会出现轻微的幻听幻视，脑电波呈现出 α 节律不稳定，部分区域出现高幅 β 波的特性。同时， θ 波活动显著增加，有时各区均见 θ 波。此时患者内脏和骨骼不会出现异常，与正常人无异。

进入中期，患者依然会处于一种高速代谢的状态，红血球和白血球数量恢复正常，但身体丧失了正常的免疫功能。同时患者会产生严重的幻视幻听，偶见意识障碍，具备很强的攻击性。脑波中 α 波活动频率减慢消失， β 波大幅增加。偶见成组成群大规模出现高波幅 δ 波。此时患者的内脏器官和皮肤会出现不规则的硅化——这是变异细胞代谢时会从自然环境中汲取硅元素并在体内

堆积所导致的现象。

经过 β -Time，进入 ELID 的晚期，也就是 ELID-Infected 之后，我们已经无从考据患者脑电波的情况。而从尸体的解剖和血液分析可以看出，进入晚期后，血液中的红血球减少，白血球增多，免疫系统进入超常免疫状态。患者会出现骨密度升高，内脏和皮肤硅化明显的情况。解剖显示，ELID-Infected 体内的常量元素发生了严重的改变——碳由 18% 下降为 13%，硅则由不足 0.1% 升高为 5.1%。

而先天豁免者，他们体内的免疫细胞似乎对于这种 ELID 变异细胞抗原就有天生的抗体。除非暴露在高强度的坍塌辐射下，否则变异细胞的有丝分裂和细胞器照射的扩散速度将会慢于自身免疫系统的清理速度，最终体内所有的变异细胞将会被消灭。

.....

-----雷德尔·罗克萨特的录音记录-----

别无他法，我们只能射杀了这些进入了 ELID 中期的遗迹署工作人员。当空气中不再回荡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后，我们所寻找的免疫个体才畏畏缩缩地从灌木后面钻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ELID 的免疫个体——川崎和纱 (Kawasaki Kazusa)，这是她的名字。和纱是一名大府市的 16 岁高中生，北兰岛事件爆发的当天她就被坍塌辐射照射，陷入了昏迷。苏醒后依然保持着正常的心智，没有变成那些狂暴的 ELID 病患。那之后，和纱先是靠收集当地超市和便利店的食品维生。在一次寻找食材的途中她遇到了遗迹署的侦察小组，便被带回了名古屋的侦查基地。

而现在，我的使命就是将她带出日本——彻底将 ELID 消灭。

ELID，这是污染区最危险的威胁。过去所记载的 ELID-Infected 大多数是人类变成的，主要的威胁无非是硅化甲壳的防御和陷入狂乱的撕咬。而在高浓度的坍塌液污染区，ELID-Infected 的种类就丰富得多。牙齿突出，外皮硅化的熊；鹿角高耸至 4 米的鹿；半米大的蜘蛛，会喷洒出高腐蚀性的酸，猎杀其他被 ELID 感染的生物。污染区的生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进入了另一种生物圈循环当中，这里有硅化和晶化的树木，ELID-Infected 生物，甚至有变异的硅化真菌，将死去的 ELID-Infected 生物变成硅化合物颗粒。

除此之外，就是人类构成的 ELID-Infected，即便在北兰岛事件后半年，依然有尚且存活的 ELID-Infected 游荡在废弃的城市当中。他们绝大多数已经进入疾病晚期，表皮有着硅化的甲壳，神智不清，像是鬼魂一样游荡。仅存的一点反应源自对声音的捕捉，一旦有响声他们就会向着声音来源蜂拥而去，企图将 ELID 传播给另一个活物。

.....

-----雷德尔·罗克萨特的录音记录-----

我必须带着和纱离开日本，将这里的一切告知全世界。

遗迹署的工作人员帮我找到了一台“负重者”，这种坚固的双足机械可以保证我穿梭于污染区而不受到任何照射。他们又给我找来一辆自卫队所用的核污染侦查车，并建议我去新泻。一位很

熟悉日本情况的俄罗斯人告诉我，那里有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航线，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可以找到船离开日本。

我当然不会把我的性命和未来赌在毫无根据的可能性上，虽然美军切断了东京对外的通讯，但是他们应该没有能力屏蔽俄国人用于向核潜艇施令的卫星网络和长波电台信号。

经常跟遗迹打交道的我，总归会有机会跟不少人打交道——特别是有机会遇到对华盛顿特区没什么好感的人。

比如说，那只在莫斯科的“米沙熊”。

规划好离开日本的路线后，我告诉了和纱东京保护区是如何开始崩溃的，以及我打算赶赴新泻，通过日本海前往俄国的计划。作为一名遗迹署的科学家，我还企图规劝她跟我一同离开日本。她作为能在高坍塌辐射区幸存并没有爆发ELID的个体，对于挽救北兰岛事件后的全球危机具备不可想象的价值。

当然，她也能想象得到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被当作样本研究，各种实验和各种测试，必然的解剖命运和甚至可能的活体解剖命运。在此我不想做任何辩解，作为一名科学家和一名遗迹署的工作人员，拯救世界是我唯一的使命。代价，任何代价在此面前都是可以……忍受的。

我们畅谈了一晚，虽然气氛曾有些不太愉快，但最终她还是选择和我离开。

日本地区的免疫个体，也就是我们后来所熟悉的“德尔塔III号”——这是北兰岛灾害后首个适应坍塌辐射区的人类样本。

通过对“德尔塔III号”进行解剖和生物组织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免疫个体从生理特性上发生了变异，组织器官完全适应坍塌辐射区，但反而会因为匮乏坍塌辐射而出现免疫错乱和器官衰竭。因此即便“德尔塔III号”没有在东京身亡，她也极有可能在离开坍塌辐射区后就会立刻出现严重的免疫错乱和器官衰竭症状。

“德尔塔III号”最多可以证明，极少数的人类将会突变为适应坍塌辐射污染区环境的生物，并且不会成为ELID-Infected。但无法适应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最重要的是这无法成为人类对抗ELID 和坍塌辐射的切入点。

-----雷德尔·罗克萨特的录音记录-----

自卫队的人员中出现了叛徒。

当我做出带着和纱离开日本的决定后，免疫个体存在的消息就被叛徒扩散到了三宿驻地外，正在抢夺物资的关西派和关东派迅速将夺取重点转移到和纱身上。关东派借道三田区进入目黑区，从南侧发动进攻；而关西派则直接从涩谷区出发，顺着山手线从北侧进攻我们。虽然这些缺乏默契和组织度的暴力团伙完全不敌自卫队，但缺少人员的我们坚持不了多久。最终，自卫队员决定调来第一师团最后仅存的几辆装甲车辆为我与和纱杀出一条通道，直接从西侧的世田谷公园冲出包围圈。

2030年6月19日21:30，逃离日本的行动开始了。我向西一路狂飙，背后的自卫队基地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察觉到我

逃脱的关西派和关东派同样也驾驶交通工具追赶上来了。

在逃亡的路上，和纱被流弹击伤。

我用尽了一切办法，但是她还是没能撑过去……

此时的俄罗斯远东也陷入了危机——北兰岛事件产生的坍塌液团虽然扩散不到俄国远东地区，但是从北兰岛遗迹中弹射出的坍塌液晶格则落在了中俄边界上，开裂的晶格释放出的坍塌液迅速席卷了西伯利亚铁路和贝阿铁路的部分路段，导致远东地区铁路交通中断。幸运的是，由于坍塌液晶格开裂漏出的坍塌液无法进入高空，空中通往远东的航线尚可维持。

根据档案显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始进行空中疏散行动的同时，太平洋舰队接到了一份来自莫斯科的加急任务。任务要求太平洋舰队配置坍塌辐射防护装备，前往日本近海接应一位从东京保护区撤退的联合国遗迹署工作人员。

亚历山大三世号核潜艇最终在佐渡岛附近海域如期找到了载着遗迹署工作人员的渔船，和一具日本女性的尸体。

而东京幸存者在保护区崩溃之后究竟如何，直到今天依然无人知晓。

=====俄国，2030年7月3日=====

北兰岛事件之后，在暗中活动的布尔什维克的地方力量协助失去指挥的远东地区州政府和紧急情况部门协力组织疏散行动，这使得远东地区迅速地倒向布尔什维克的掌控。渗透入联邦安全局、海军和内务部的布尔什维克成员成功的将雷德尔·罗克萨特和“德尔塔III号”掌控，并将罗克萨特送往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总部。

-----雷德尔·罗克萨特的录音记录-----

抵达俄国后，我才知道此时的俄罗斯正处于分裂的边缘。川崎和纱的遗体被忠于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带走了，他们最后告诫我尽快离开俄罗斯，否则将会难以返回美国。7月5日，我被安排上了一班返回叶卡捷琳娜堡的货机。紧接着又是一次在两个守卫看管下的漫长飞行——看起来“米沙熊”对我并不是特别放心。

7月8日，我最终在莫斯科再次见到了“米沙”——或者我应该在这里尊称他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茨维贡将军。当时和我见面的还有一位他的学生，维克多·巴甫洛维奇·泽林斯基。在2023年，遗迹署针对南极巨大遗迹群的研讨会上，我跟茨维贡见过面，作为旧苏联遗迹技术最后的守门人，他对我们提出过很多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使得我们后续的南极遗迹勘探得以顺利进行。

短暂的寒暄之后，他们果不其然要对我身上的所有资料：笔记、移动硬盘、录音笔等进行复制——不过如果把这当作是补一张核潜艇的一等船票，这似乎还算是挺划算的交易。

拷贝资料的时间里，我们坐在一起喝了杯茶。我向他们讲述了在中国、韩国、日本的经历。泽林斯基听得很认真，甚至掏出笔记本记笔记。而米沙……米哈伊尔·茨维贡将军则是闭着眼睛，连连摇头。

他们没有对于我的叙述做出过多的反应，也许他们早就对这些

事情司空见惯。复制结束后，除了我的这些个人用品外，他们还给了我一千英镑的现钞。泽林斯基告诉我今天晚上就有夜间航班送我到伦敦，一觉醒来之后我只需要招个出租车，走到伦敦泰晤士河畔的遗迹署办公大楼就行了。

说真的，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反而担心过我能不能真的活着抵达伦敦。

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

===== 伦敦，2030年9月4日 =====

坠入太平洋中的坍塌液晶格伴随着太平洋的洋流飘到西太平洋海域，从阿拉斯加延伸到巴拿马的沿岸，到处都有冲上海岸的品格。ELID 就这样登上了北美沿岸，开裂的坍塌液晶格释放出的坍塌液在海风的作用下席卷了北美西海岸。从安克雷奇到圣地亚哥，肆虐的坍塌液雾团吞噬了一座又一座城市。但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情况……

根据联邦政府披露的档案显示，一些坍塌液晶格被遗迹技术相关的企业打捞，运向了盐湖城和凤凰城这样的大型城市。在缺乏对坍塌液晶格了解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居然选择使用蛮力拆解。毫不意外的，这些自杀性的行为导致了晶格内的坍塌液大爆炸。

美国西部陷入危机，仓皇逃出加州的幸存者在半路迎来了灭顶之灾，通往盐湖城道路上的幸存者瞬间成了坍塌液爆炸的遇难者。而非常讽刺的是，80 多年前，美国海军同样用高浓度的坍塌液轰炸过越南北部。现在，轮到白宫不知所措——太平洋沿岸的经济带一夜之间荡然无存。盐湖城被一个整个遗迹坍塌液晶格夷为平地的同时，方圆一百英里内变成了跟北兰岛一样的高浓度污染区，阻碍了加利福尼亚州幸存者的撤出。

----- 雷德尔·罗克萨特的录音记录 -----

我完全不能相信北美发生的事情，我两个月前就警告过他们，可他们把这些话当作疯言疯语。就因为我是俄国航班回来的？他们难道认为俄国人把我洗脑了吗？

北美恶化的态势让遗迹署立即终止忠诚观察，我被保镖从安全屋中带出，赶赴伦敦的遗迹署分部。当我踏进办公区的时候，喧杂的工作人员立刻安静下来，目送着我踏进过道对面的办公室。那是什么样的眼神呢？我看到了惊恐，看到了憧憬，看到了不安，看到了困惑——但唯独没有看到希望。是的，哪里可能有希望呢？佐藤真由香虽然从东京抢救了出来，但当她知道是日本政府抛弃了东京保护区之后。她就从医院的病房里一跃而下，用自己的生命发出最后的呐喊。

希望的破灭带来的是信仰的变质，就好像伦敦分部办公室里这群热衷于向我打听污染区情况的官僚一样。我又将那些两个月前几乎没什么差别的发言再掏出来讲了一遍。真是好笑，两个月前如果他们能对我的笔录认真一点，怕不是让我过来的必要都没有。

情况很糟，或者说是非常糟糕。很难想象盐湖城居然能发生坍塌液晶格爆炸，这群利欲熏心的商人居然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来对付坍塌液晶格就擅自打开！？总之，按照他们提供给我的资料，丹佛以西估计是保不住了，而堪萨斯城以西估计也是污染区。至于我们的北方邻居，育空地区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是

彻底完蛋了。

必须立刻开始着手疏散计划，才能拯救更多的西海岸居民。

===== 纽约，2030年12月20日 =====

北美的疏散行动最终成为一场灾难——心怀鬼胎的州政府、拒绝幸存者的绿区民众、法规与流程上的推脱、别有用心者的煽动和有计划的犯罪，彻底让一场疏散营救行动演变成内部暴乱。最终平息事态的是由五角大楼主导的方案：一条南起阿瑟港，北至温尼伯，长达 2300 公里的“新边界”出现在美国和加拿大国土的中央，阻挡西海岸的幸存者毫无秩序地踏入绿区。一直到新的北美隔离墙竣工前，并没有多少幸存者得以进入安全的绿区。

与此同时在欧洲，北兰岛事件后进入欧洲避难的难民数量日益增多，使各国本来紧张的社会资源因为难民的出现而越发短缺。更为糟糕的是，本地居民和难民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的同时，在难民营中无所事事的难民中也开始出现恶性犯罪者。进入欧盟区的难民主要是北兰岛事件后间接受害的地区，包括东南亚，南亚和部分中东地区。与欧盟在文化生态上截然不同的难民在进入西欧后，除了产生了不小的文化壁垒之外，关于谁引发了北兰岛事件的谣言也在难民营之间流传，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南亚 - 南亚族裔对于欧洲的敌意。

伴随着难民犯罪的指控逐渐由盗窃抢劫等上升为更严重的人身伤害和性侵害犯罪，欧洲民意也由之前的总体支持收容难民转为禁止难民进入，即便如此到 2030 年第三季度已经有约 400 万难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欧盟区。最终，欧盟各国陆续爆发反难民的示威游行，抗议欧盟政府接收北兰岛事件中的亚洲地区难民。虽然这些抗议陆陆续续被打压终结，但难民营的物资供应依然存在短缺和无法及时到位的问题。2030 年的冬天比往年都要寒冷，进入 12 月，数场暴风雪在欧洲肆虐，匮乏取暖燃料的难民营遭受了灭顶之灾。据 2031 年统计，大约有 200 万难民在 2030 年的冬季中被冻死。

----- 雷德尔·罗克萨特的录音记录 -----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事到如今，一切的努力都化作了泡影。我们所相信的，团结合作共赢的世界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在灾难面前，人类最原始的本性暴露无遗。我可不是单纯指责那些禁止难民进入的欧盟区民众——那些借着进入欧盟区的契机开始作恶的难民和为他们辩护的难民更应被指责，但现在说这些都已经无济于事。

尖锐的对立已经产生。如今，我甚至没有办法将难民带进自己的公寓，门口的安保拦住了那个小女孩，然后任凭她矗立在肆虐的暴风雪中，最终倒下，而我只能在这里看着，隔着双层保暖玻璃窗看着这一切发生。

我的使命结束了，但不意味着我的战斗结束了。此时此刻，我的内心充满了新的力量和新的意志。

拯救人类不再是我的使命，因为人类无需被拯救。人类需要的是自我救赎：为自己的罪孽而挣扎，为自己的过错而忏悔，为自己的愚蠢而悔恨。

然后在火焰中重生！

2033年1月15日
费城郊外，罗克萨特宅邸。

“罗克萨特先生，罗克萨特先生请您开门。您在家吗？我是联邦调查局的干员约翰·麦克兰。因为您今天凌晨在网络公开的文章，我们受司法部指派保护您的安全。您能开一下门吗？”

“该死，没有声音啊。头儿”
“撞开。”

“罗克萨特先生？罗克萨特先生我们进来了。您在吗？”
“头儿，您最好过来看一下。”
“噢，上帝啊，该死的。”
“搞的整个桌子都是，头儿，要叫验尸官吗？”
“不用了，这是自杀而且至少有一天了。去把车里的手机拿给我，回来把门带上，我得打给局长。”

因为我相信，在黎明到来之后，这能够引燃人类文明重生的火焰。

抱歉了，我的朋友们。

.....

我想这会是我最后的话语了。

雷德尔·阿尔伯特·罗克萨特 (Raeder Albert Rossartre 1986年4月24日 - 2033年1月15日) 德籍英国人，著名遗迹活动家、遗迹学家、考古学家、社会学家、作家、人道主义者，曾担任联合国遗迹署总干事，多年从事遗迹灾害处理工作，因其多年在遗迹灾害第一线工作的成果和威望曾获诺贝尔和平奖。亦是北兰岛事件爆发时联合国遗迹署干事之一。组织了远东多个地区的灾后抢救和难民转移工作，曾任朝韩安全区最高负责人和东京保护区负责理事。

2030年他接任遗迹署总干事后指挥了美洲西海岸的再疏散计划，因为反对北美隔离墙建设，联合国遗迹署退出已由美国政府主导的再疏散计划。2031年后他根据其在北兰岛后的经验撰写了最终在2033年的联大会议上由遗迹署发表的《北兰岛事件调查报告》。而联大会议期间他本人则因长期在污染区工作造成的内脏衰竭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附属医院。死前他向公众公开了其在《北兰岛事件调查报告》撰写期间的全部资料，引起国际社会震动并直接导致了联合国大会GA/21135号决议的通过。而其死亡造成了世界范围内一系列关于遗迹问题的社会运动甚至是暴力冲突，最终也间接促成了美国国会通过从纽约驱逐联合国遗迹署的决定。

而罗克萨特在《北兰岛事件调查报告》中提出的黑暗时代论和世界政府的思想被认为是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言和警告。主张人类文明已经错过了维系现有世界秩序的时机，一场全世界范围的灾难将不可避免地由各个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冲突而开始，而在黑暗时代过去之后，拯救逐步走向消亡的人类文明的唯一途径，就是组建一个全人类的联合政府。这一思想被统称为罗克萨特主义。

-----雷德尔·罗克萨特的录音记录-----

我们早就跨过了还能后悔的十字路口，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就像是夕阳落下后的黑暗一样无可避免。

所以这是我最后能做的事情了。

我希望可以点燃一点火种，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我希望我能守护它们，哪怕即将到来的是漫漫长夜。

理事会 A4 号决议盗火者工程

《联合国遗迹署宣言》

1992 年 2 月 3 日于纽约通过。

本宣言之各签约国政府兹代表其人民宣告：

人类自有史以来，对彼此习俗和生活缺乏了解始终为世界各民族间猜疑与互不信任之普遍原因，而此种猜疑与互不信任又往往使彼此间之分歧最终爆发为战争；

现已告结束之此次大规模恐怖战争之所以发生，既因人类尊严、平等与相互尊重等民主原则之遭摒弃，亦因人类不能掌握之技术带来的不安得以取而代之，令这种文明与种族间不平等的恐惧借无知与偏见而散布；

遗迹技术之控制保护以及为争取正义、自由与和平对人类进行之文化传播和广泛教育为维护人类尊严和切断这无知的恐惧不可缺少之举措，亦为一切国家关切互助之精神，必须履行之神圣义务；

和平若全然以政府间之政治、经济措施为基础则不能确保世界人民对其一致、持久而又真诚之支持。为使其免遭失败，和平尚必须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上之团结；

我们坚信组织法中所宣告之理念：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为此，本宣言之各签约国秉人皆承认统一之信念，秉遗迹武器将使全人类遭受浩劫，因而需要竭尽全力避免发生这种危险并采取措施以保障各国人民的安全之信念，特同意并决心发展及增进各国人民之间合作、交往手段，并借此种手段之运用促成停止遗迹武器开发、制造并清除其现有全部储存和控制收容并和平利用所有遗迹技术之目的；

有鉴于此，各签约国特创建联合国遗迹署，通过世界各国人民之合作，促进实现联合国组织据以建立并为其宪章所宣告之国际和平与人类共同福利之宗旨。

=====
《盗火者工程》提议草案
记录时间：2030 年 ■■■ 日

“凡人类所能享有的尽善尽美之物，皆必通过一种亵渎之后才能到手，并且一再地重蹈覆辙。受冒犯的上天必降下苦难和忧患的洪水，侵袭高贵的努力挣扎的人类世代。这种沉重的思想将此种亵渎化为人类引以为傲的尊严”——《原罪，火，普罗米修斯》

正如 1 月 19 日的联大决议中所提到的那样，北兰岛事件的后果将是难以估量的，现在我们所面对的灾难不过是接下来将会降临在人类文明之上一系列考验的序章而已。

然而在东京的失败和背叛，已经很好地证明了我们所面对最大的威胁不是贫穷、饥饿、坍塌液，甚至不是被我们这些愚蠢的孩子们莽撞打开的遗迹，而是我们人类自己。

因此我在此再次提出，并希望遗迹署理事会诸位总干事，再次考虑本计划。因为我们所要着眼的绝不是如何阻止人类走向无法改变的毁灭命运，而是如何在废墟上再次重建文明。

我等宿愿，唯有通过新的秩序方可实现。

=====
2031 年 2 月

联合国遗迹署 纽约总部

托马斯·赫胥黎爵士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精力充沛的愣头青了。

老实说自己已经不擅长应对联合国遗迹署这些剑拔弩张的会议，但是作为遗迹署的早期成员之一自己不得不坐在这里。

北兰岛之后，事情已经变得很糟。如果说遗迹署在东亚的失败已经让这个渡过了自己半个人生的机构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的话，北美疏散行动后的一系列灾难简直就将这个组织存在的意义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挣扎。

自己很清楚，现在的遗迹署和那个在千禧年日本“新宿事件”爆发时顶着巨大压力去处理坍塌液问题的遗迹署已经不同，甚至这个时代和那个能够促使联大通过《反遗迹技术恐怖主义公约》的时代也恍若隔世。

并不是说现在的遗迹署在一个比当年更加艰难的境地，而是单纯的他们所对抗的是一个无法想象其强大的歇利亚。

但是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坚持下去的信心。

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那个刚刚在会议里被吵得天翻地覆的提议。

《信标计划——南极遗迹署建设计划》

还有面前这位计划的提出者。

“赫胥黎爵士，我们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了。不仅仅是美国政府，各国对我们的态度现在都已经非常恶劣了。下一次受到威胁的可能就不仅仅是遗迹署成员的生命而已。这样下去，遗迹署本身都可能因为我们所保护的知识陷入危险。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可能保护人类本身呢？何况，现在这些鼠目寸光的政客真的值得我们拯救吗？”

自己叹了口气，并不是因为他偷换的概念，而是因为他话语中的事实。

突然想起了罗克萨特总干事在刚刚的会议上的怒吼：

“你们这些懦夫！”

=====
《罗克萨特主义月刊》
《魔鬼与野蛮人——南极联邦的建立及其社会形态》
斯芬克斯·G

第一章：南极的独立与发展

南极地下巨大空洞遗迹的开发早在 2025 年就已经开始，联合国遗迹署下属的南极基地正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遗迹基地。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末、国际局势恶化前，安理会一度为南极基

地建设拨出巨款。到 2029 年时，南极基地已经有了 8 个十万吨级泊位的港口，5 条起降跑道，是一个可供一万人长期居住工作的超大型基地。2030 年，北兰岛事件造成的坍塌液扩散，导致全球大量的土地化作毫无生机的废土。巨大的灾难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动荡，俄国第二次革命后，国际政治局势逐步倒向保守主义甚至是殖民主义。西欧和东欧阵营逐步走向对抗之余，拉美的独立自主运动遭受美国的无情镇压。高度紧张的国际政治氛围和潜在的军备竞赛最终导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悲剧，2035 年的北极光事件所产生的坍塌液污染不但将欧洲一分为二，还造成上千万中东欧居民抛弃家园。这时察觉到气息不对的富豪与政要们就已经开始思考将家人送往哪里才能避免即将到来的战乱时节。

当 33 年 4 月，遗迹署被华府驱逐要求所有工作人员于 6 小时内离开美国领土后。伴随着接连打击的遗迹署最终分裂为两个主流派系。而其中“信标计划”——将南极空洞遗迹勘探基地开发为末日避难所的计划——成为了所有被称为“信标派”的遗迹署团体优先考虑的目标。截止 2035 年，遗迹署已经弄清南极空洞的大致结构，并通过分析证明仅仅是空洞中的遗迹都市即可收容接近 1000 万人口。在修筑了阻挡坍塌粒子云和洋流的屏蔽门后，遗迹署相信只要他们完成对于这座城市的核心系统：逆坍塌设备的再启动之后，完全能在座城市中应对任何形式的世界末日——包括罗克萨特先生所预言的世界大战。“信标计划”吸引了一大批富豪和权贵投资，独立运转的南极基地不再被任何国家干涉，卷入斗争的可能性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组织都低。在这个前提下，2036 年后，西方世界的主要国家政要、富豪乃至尖端技术人员纷纷收到加入“信标计划”的邀请。在“信标计划”中，一旦全球局势发生突然恶化的情况，遗迹署就会动用专机将参与计划者的亲属、子女送往南极基地。

《罗克萨特主义月刊》207 ■ 年 ■ 月
《北兰岛事件前的自动机械发展》

21 世纪早期，遗迹经济泡沫的破裂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这迫使各国企业寻求降低生产成本的途径与技术突破。在这场工业技术竞赛中，我们相信接收了苏联遗产的俄罗斯联邦是第一个十年期间的领跑者。基辅自动化研究中心设计的一系列大型工业自动化生产机床和机械臂设备虽然当时在精度上不敌同类的西方产品，不过在可维护性和价格上具备十足的竞争力。在这一时期，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工业国逐步完成了向自动化生产过渡的工业升级——欧美，东欧，东亚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尖端优势技术和设计制式。

自动机械臂，数控机床，电路板引线自动焊接机等设备在 21 世纪 20 年代得到充分发展。这一时期发展迅速的更多是固定的工业大型机器人和轮式载具平台上的服务型机器人，而此时的人形或者多足型机器人则大多停留在概念或者模型阶段。显然，比起资本所能直接看到效益的机械臂和轮式底盘自动机械来说，人形和多足机器人成本高昂，技术风险极大，短时间内难以收回成本。

资本，毕竟是如此的短视和肤浅。

虽然资本市场是这样的反应，各国顶尖的一些理工科学府却卓有远见地意识到他们的潜力。在学术机构的实验室里，众多小型的人形和多足设计纷纷诞生。这些作品大多数只是玩具大小的微缩模型，却成功地为人的可动关节和平衡设计夯实了基础。21 世纪 20 年代末期，部分概念性的 1:1 人类等身高人形机器人和两米级的多足机器人已经出现在科技展会上。现在的我们很难预料如果没有那场全球性的浩劫，人形和多足机械发展到今天的水平还需要多久。

但是，历史不容假设。北兰岛事件最终促成了人形机械在自动机械领域独树一帜的发展，而这使我们具备了创造一个新未来的可能。

=====
2033 年 4 月 1 日
纽约 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

我从来不会在愚人节开玩笑，但是今天我宁愿我听到的消息是个愚人节的玩笑。

联大 GA/21135 号决议还没消去打印纸张的热度。

3 月末欧洲就传来了欧盟暴力驱逐非法入境难民引发的惨案，而这是一个开始。昨天从国会山传来了让人心碎的消息。

美国国会决定驱逐联合国遗迹署。

我们是在联合国总部大楼里被逮捕的，然后所有人被押解到国际机场要求立即离境。

而联合国遗迹署、纽约总部的最后一场会议，居然是在国际机场的候机厅里召开的。

决定只有一个，令人绝望。

正如罗克萨特先生的死讯传来时那样。

争吵已经结束了，剩下的只有安静到出奇的愤怒。
两派人在候机厅的座椅上举起自己的手。

我拿起钢笔，那是我唯一来得及从办公室里带走的东西。
在由简单的一句话构成的决议上签字。

“为延续和保护人类文明，联合国遗迹署现阶段一切工作的重心将为实现信标计划而服务。”

联合国遗迹署代理总干事——托马斯·索雷尔·赫胥黎”

=====
《盗火者工程》项目记录 - 理事会讲稿
记录时间：2033 年 ■ 月 ■ 日

遗迹署的胆小鬼已经放弃努力，从他们被美国人从纽约驱逐出去时开始，他们就蜕变为一个截然不同的组织了，一个只在乎自己的安危与权力精英主义泛滥却又缺乏担当的堕落小圈子。他们忘记了这个组织为之奋斗至今的目标，丧失了对抗邪恶的信心，甚至放弃了身为人类的最后的尊严，这是不可接受的。

他们不敢思考罗克萨特先生是为何牺牲的，他们也忽视了罗克萨特先生所留下的遗嘱。他们选择了最耻辱的方式，他们逃跑了。

对此我丝毫不表示意外，因为他们早就抛弃了自己的责任。

我希望诸位，每一位，我恳请你们。每一位如今仍留在这个理事会中的同志们，请坚信在这即将到来的最深的黑暗之后，必然有着黎明。

罗克萨特先生已经用自己的生命告诉我们一定可以在黑暗之后再次看到光明，我们每一位的责任则是在这黑暗之中，守护好人类文明的火种。我们必须为了再次点燃这个火炬的时刻保留好他，并在那个时刻团结起所有的幸存者。

.....

言归正传，是时候该考虑工程的第一步了。我明白理事会中的许多成员对刚刚结束内战的俄国还缺乏信心，而实际上，我认为俄国人的表现远超于我的预期——很难想象在经历了40年之后他们还能再次高举那面旗帜。是的，这同时也是俄国人民在绝望中选择的孤注一掷。但是与此同时这也是他们的伟大之处。与我们一样，即便在泥泞之中人类也没法放弃那份尊严不是吗。

.....

这是一次援助，也同样是一次考验。倘若俄国人能交出满意的答卷，我有理由相信他们会是那场打碎旧世界大战的幸存者。那时这条生命线必然能够再次帮助那些留下来的人们。

以上是我的全部发言，现在，请理事会的诸位同志对将“西伯利亚生命线”视为现阶段工程最优先项目的决议进行投票。

.....

感谢诸位的支持，我相信这是我们走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关于项目该如何在俄国寻找一位可靠的负责人，我会询问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他虽然固执，但对于我们依旧是友善的，而且对于那些苏联的遗迹技术他一直是一位坚定且可敬的守门人。

=====
《罗克萨特主义月刊》207 ■ 年 ■ 月
《北兰岛事件后的自动机械发展》

2030年，北兰岛事件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剧烈的震动。环太平洋地区在事件中遭到重创，成为了无法居住的重度坍塌液污染区（红区）。从重度污染区扩散的坍塌粒子云进一步污染了更多的土地——它们被称为不宜居住区（黄区）。北兰岛事件改写了全球政治格局，引发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和军事动荡。当尘埃落定时，欧亚大陆边缘诞生了新的政权。对于俄国人来说，数以万计的工业设施被遗弃在黄区中，而残余的地区无法支撑国家秩序和人民物质需要。面对危机和困境，新苏联政府在妥善评估黄区的情况后，启动了代号为“西伯利亚生命线工程”的重建计划。

.....

整个西伯利亚生命线工程主旨为恢复西伯利亚铁路和沿线的工业设施运转，利用自动机械取代人类操作黄区中的工业设施，并维持24小时不停歇的生产。这个项目首当其冲需要的就是先进的人形工业机器人，经过6个月的竞标期，最终中标的是“生

产和技术研发联合体 - 第766生产和设备管理局”，由前陆军电子工程师哈维尔·维特金所领导的“通用工业机器人”项目组负责。

维特金拿出的是一种可根据工作性质更换工作部件和适配软件，仅由金属骨架构成的“骨架工业机器人：ALR-51C (T)”。在测试中，过于笨重的ALR-51C (T) 仅在初次部署时间这一项目超出竞标需求，其余参数皆在竞标需求内，成为了最多满足竞标需求的项目组。2034年，苏联政府批准了ALR-51C (T) 的批量生产并向西伯利亚干线铁路周边部署。ALR-51C (T) 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人形机械的雏形，它是第一款人类等身比例机器人，具备12个人类四肢大关节的设计，能模拟人类24个运动动作。可更换48个不同工种所需要的机械手和配套工具。最大负重300KG，满负重下内部电池续航6小时，同时允许有线供电。理论设计寿命9800小时，统计寿命约为9600小时。撇开这款骨架机器人由于直接敞露传感器，导致外表过于狰狞的缺陷外，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款非常成功的自动机械。

人形机械一词也因此而诞生。

人形机械的后续开发并没有飞跃性的突破。一方面是因为仅有新苏联和中国对于污染区的工业再开发有所需求，而西方各国很大程度上是直接抛弃了被污染区的工业基地。另一方面，对于中苏两国来说，ALR-51C (T) 作为一款简单粗暴的廉价产品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并不需要更加昂贵和灵巧的新产品，这对于雄心勃勃想开发下一代人形机械的维特金无疑是一种打击。

虽然人形机械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更多突破，但传统的轮式、履带式和气垫悬浮机械在这一时期大放光彩，罗马尼亚的“铁血工造”，北美的“通用动力”，西欧的“西门子自动工业”等一系列传统和新兴的工业集团开发了数十种从半米到十几米大小的自动机械，并为之后的军用机械开发奠定了技术基础。

=====
《盗火者工程》项目记录 - 会议笔记
记录时间：2034年 ■ 月 ■ 日

如果一定要比喻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在做什么的话，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在柏林墙上走钢丝。如果高墙两面武装到牙齿的政客们知道我们怀里所藏的是下个世纪人类复兴所必须的火种，那些探照灯和随即而来的子弹就会冲我们射来。所以我要再次强调，安全事务对我们的意义和重要性。再让我听到谁提议将“日内瓦公报”内的技术流出，我就把提议的那个人在这里活剥了！我不关心是用于学术还是工业方案，甚至是用于盗火者工程本身也不行！遗迹科技绝不可以随意启动！

在座的有些人想必是忘记了32年9月份的美苏条约谈判失败后造成了什么结果，请记住仅仅是再次重启冷战的可能性就催生出美欧苏三个军事联盟，北欧和远东数个地区军事存在体。我不需要这些原本就足够毁灭人类的军事集团拥有遗迹武器的按钮！

我相信我不需要提醒你们罗克萨特先生在遗言里说了什么，我们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使命就是阻止人类在接下来的战争里毁灭自己，并且保留复兴的火种。请记住这一切是为什么！我们正是因

为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才导致今天的困境！有一些东西是人类不可以去窥视的。

理事会现在最首要的任务就是促使苏联关闭塔沙巴尔-B 的设施，如果有必要就将“西伯利亚沿线工业设施自动化方案”作为苏联配合的奖励给予他们！我们必须要在莫斯科的激进派掌握话语权前将他们的苗头打压下去。这不仅仅是为了给盗火者工程的预研争取时间，也是为了阻止事态变得无法挽回，我已经听到北欧防务工业复合体的工程师们在打探坍塌液压缩技术的引进了，这个势头必须要阻止。未知不仅仅是对于这个世界和人类是危险的，即便是我们都必须要心·怀·恐·惧。

=====
《盗火者工程》项目记录 - 备忘录
记录时间：2034 年 ■■月 ■■日

不同于理事会中绝大多数同志们对这个新生的苏联仍保有警惕的态度，我个人的天平已经很倾向于这个新生的政权。

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西伯利亚生命线工程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效率性和牺牲精神，也不仅仅是二次革命中这些斯拉夫人第一时间思考并且选择了改变的敏感性。最重要的是我们得到的一份 32 年明斯克前线的报告，这份机密报告中指出在内战时期白军曾经策划利用前苏联遗迹武器阻击苏军的进攻，而苏联的核心部门快速反应并且控制了事态。这些证据证明了即便在内战中，在军事斗争最混乱的时刻，苏联这个新生政权中依旧有人紧紧守卫着遗迹的钥匙，即便他们绝对有能力用前苏联的遗迹技术武装自己。所以我个人对苏联重启塔沙巴尔-B 的状况并不担心，我认为这只是新苏联派系内斗的一个政治事件，而绝不是一个国家战略行为。这一点从我们在英国情报机构中获得的另一份评估报告也足以佐证，在这点上苏联现行政权就符合我们最核心的“遗迹技术必须被封存”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不得不说现在爵士在英国执政班子中的位置对于我们的工作也是极其重要的。

作为结论，谢苗诺维奇推荐的几个年轻人是值得我们发展的，哈维尔·维特金在一个旧工业基础和老学术派系把持的系统里进行新技术研发的胆量和能力都是值得肯定的。卡特·诺伊施塔特的个人能力和处理事务的手腕也让人瞩目，但是这次塔沙巴尔-B 的事件背后有他所任职的国际军事技术合作局的影子，这让我很担心。如果理事会同意将西伯利亚生命线工程进入第二阶段，我认为还是要从维特金的路线发展。

我最担心的实际上还是遗迹署，虽然名义上理事会仍在以遗迹署的名义进行台面上的运营。但是实际上因为“遗迹署派”或者我们内部所说的“信标派”将其计划逐步变成公开的秘密，遗迹署的牌子终将变成逃亡主义者的遮羞布。而那个时候我们也必须与其割离，如何去构建自己的力量，如何隐藏，如何在接下来的大战里保存好我们的火种，并且如何再次将其点燃这都将是困难的问题。

=====
《罗克萨特主义月刊》207 ■■年 ■■月
《北极光事件后的自动机械发展》

2035 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突发的“北极光事件”再一次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北兰岛事件后的不信任和猜疑引发的军备竞赛和遗迹技术重启最终导致了不亚于北兰岛事件的灾难——斯堪

的纳维亚半岛被彻底毁灭，而一条从波罗的海蔓延到亚得里亚海的污染带将欧洲推向了深渊。欧洲新增的污染区成为了人形机械的舞台，但此时仅有苏联拥有最为原始的人形机械技术。苏联无意对欧盟封堵人形技术，但外交交恶也让苏联政府无意出口当时被视作机密技术的 ALR-51C (T)。在一系列台面下的政治交涉和交易过后，哈维尔·维特金在国际军事合作总局的安排下，前往乌克兰并成立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 I.O.P. 公司。

.....

随后，在 2036 年 11 月，哈维尔·维特金所新设计的 ALR-52P 生产型骨架人形面世。在绝大多数一般民众的认知里，这是全球“首款”生产型骨架人形。考虑到苏联政府在过去五年内对于 51C (T) 的保密状态，这种认知并不奇怪。新型的 52P 全面针对 51C (T) 所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了升级和修正。除了 12 个人类四肢大关节，另外增设了 24 个辅助动作的小关节。此时的 ALR-52P 可以模拟 72 个人类的运动动作，并使用 128 种不同工种所需要的工具。最大负重和电池续航时间比 51C (T) 增加了 42%，头部也从过去过于直接暴露的传感器部件换成了可与人类进行基础交互的液晶面板。

ALR-52P 一经面世就在全球自动机械市场引发了震撼，这种可以直接投入污染区使用的人形机械可以无缝对接污染区内现有的工业设备，并可以在穿着防护服的人类管理下接管黄区被遗弃的设施继续生产。中欧和东欧的部分受灾国订购了大量的 52P，而其他未涉足人形机械领域的企业则向 I.O.P. 提供了丰厚的技术转让和专利共享合约。这成为了哈维尔·维特金人生中最为宝贵的第一桶金。

.....

在人形机械领域之外，各方也都在有足、轮式和履带式自动机械上有突破。2036 年，苏联出自对山地、积雪和冻土地形的运输需求和未来潜在的技术领域积累考虑，决定全面淘汰螺旋式全地形推进平台，转而开发新一代有足平台。2037 年，基洛夫机械生产厂的双足 10 吨平台，车里雅宾斯克机器厂的双足 15 吨平台，下塔吉尔乌拉尔机动车厂的四足 20 吨平台和鄂木斯克运输机械厂的六足 35 吨平台通过验收。同年，北美通用动力公司推出了第一代八足全地形适配平台。一时间有足机械成为了各国追捧的技术方向。

=====
《盗火者工程》项目记录 - 紧急会议纲要笔记
记录时间：2034 年 04 月 21 日

北极光事件人道救助方案的投票-全票通过,立即执行-执行人-遗迹署干事 ■■

结论：紧急疏散必须立刻执行

备注：欧盟是否会配合？北约在这个问题中的立场？

北极光事件后欧洲局势发展评估-全票通过,最优先-执行人- ■■

备注：时间表是否需要提前，盗火者工程是否需要加速。

备注：东欧的进度好于预期，是否有条件进行第三阶段的试点？

现有局势是否会导致失控，或者技术快速军事化，如何设定保险？

哈维尔是否可以信任，是否可以吸纳为同志？

欧洲工业产值重新评估 - 异议通过，优先 - 执行人 - ■■■

异议点：事务重要性没有获得全体认同。
备注：污染区范围未明，工作难度大。

笔记：生产力是社会变革和社会结构的技术，中欧的污染将会直接导致西欧和东欧的直接对立，更加严重和直接的难民与社会问题将摧毁早已岌岌可危的欧洲秩序，工业量级将成为重新制定时间线的唯一参考数值。

(手写笔记)

海燕，海燕已经来了，
暴风雨已经敲打在岸边了。

我建议理事会开始减少会议数量，逐步进入“战壕”。

=====
《罗克萨特主义月刊》207 ■■■ 月
《联合国冲突后的自动机械发展》

2039年12月的第二次阿尔及利亚战争引发了2040年初的联合国冲突事件。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气氛下，铁血工造率先展开了人形机械军用化的研究。铁血工造在ALR-52P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安装防弹外壳，多功能头盔和单一武器适配的人形军事机械。这个被称作为“切割者（RIPPER）”的项目从命名上充满自信，但是残酷的现实让铁血工造迅速明白军用机械和民用机械有着本质的差别。2042年，铁血工造将20台第一代切割者战斗人形投入了乌克兰内战，动作笨重的人形很快就成为了武装民兵的靶子。在第一次经历过实战的考验后，第二代“切割者”充分吸取了乌克兰内战的经验教训——防弹外壳并不能抵挡7.62毫米，倒是笨重的动作给了敌人瞄准的时间，必须建立有效的指挥系统来保证人形按部就班地执行战术计划。

这对于铁血工造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

I.O.P.公司则完全不染指人形的军用化市场。在乌克兰内战平息后，面对年轻人大规模逃亡欧盟的状况，I.O.P.公司开始进行服务型人形的研发。哈维尔·维特金将募集来的资金用于开发一种外表粗看无法和人类分辨的服务业人形，这一计划旨在针对老龄化国家失调的人口结构为服务业和养老产业提供从业人员。2043年，I.O.P.公司推出了第一代服务型人形“宁芙（Nymph）”，这种服务型人形适配一种成年女性外表，使用了I.O.P.基于52P基础新开发的CSD骨架，可以模拟12种人类表情和128种人类运动动作。这种服务人形克服了民众最初的不适应后，便立刻在服务业领域获得正面反馈。一方面，人形极大程度上填补了第三产业的年轻劳动力缺口，同时，没有负面情感，单纯执行指令的自动机械极大程度上降低了服务业间，用户和服务者的压力和矛盾。到2044年，东欧地区共有36%的退休人口购买了I.O.P.的服务人形用于辅助生活，并且有85%的购买者对服务人形表达了正面反馈。

.....

人形机械虽然有了长足进步，但是面对战争的威胁，不管是东方阵营还是西方阵营都认为人形对于军事领域的贡献不足以投入预算。相反的是多足、轮式、履带式的大型自动机械发展。2044

年联合国体制崩塌之后，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地进行扩军和武器更新换代。在2044年4月的“第聂伯·44号”演习中，苏联军方在大型演习中对双足机械、多足机械的山地部队进行了极限测试。军事演习的结果证明多足和双足机械面对高烈度的战争还是匮乏经验，但是其灵活的山地运动特性也给国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演习后，国防部对于有足机械进行了一系列的评估和分析，计划于下一个计划年内针对演习暴露出的问题全方面地升级现有的有足机械。

但他们没能完成这件事。

2044年11月，共和国宫血案，德国陷入内战。在随后的一系列局势升级和误判之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序幕。

=====
您好，尊敬的先生 / 女士：

当您收到这份邀请函时，您已被邀请参加联合国遗迹署主持的一项对全人类文明之延续至关重要之计划——信标计划。

在此，联合国遗迹署全体与信标工程各参与组织秉人皆承认统一之信念；

为该计划成功实现以保证捍卫人类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之权利存续，并在世界上维护人权和正义之延续，而且共同对抗及阻止野蛮和残暴的势力毁灭人类文明最后之火种，

我们宣布：

1. 保证运用其个人与组织的全部资源确保人类文明传承远离摧毁之威胁；
2. 相互合作，建设并维持南极基地之运作，保障信标计划之实现。

在这个人类走向最黑暗未来的时刻，我代表联合国遗迹署和这个世界上所有坚信共同之理想的同志们诚挚地邀请您加入我们。共同去寻找通往未来的另一条道路，共同去建设人类文明最后之信标。

此致

联合国遗迹署总干事——托马斯·索雷尔·赫胥黎
于联合国遗迹署，日内瓦总部
2036年12月25日

=====
《罗克萨特主义月刊》
《魔鬼与野蛮人——南极联邦的建立及其社会形态》
斯芬克斯·G

.....

2040年联大爆发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冲突，遗迹署判断启动信标计划的时刻已经到来。伴随着启动信号的发出，在前后4年里，大量的人口和物资陆续涌入南极基地。根据2045年遗迹署与外界最后一次通讯记录显示，截止2045年1月1日，南极基地共接纳了960万人口，其中约有120万是来自各国所谓的社会顶层阶级成员，200万的安保人员和遗迹署工作人员，以及640万一般工作人员。在2045年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遗迹署即刻向全球宣布南极独立的消息，并依照“信标计划”的最后一步关闭进入南极空洞的屏蔽门，南极联邦由此建立。

南极基地中每天需要约 65000 吨各类物资维持生存，逆坍塌设备的总体效率并不能满足这个需求，但这种欠缺都在遗迹署的考虑范围内。南极空洞封闭后，基地内的全体人员按照信标计划进入休眠舱开始轮眠。根据信标计划的计算，只要恰到好处地维持定期休眠和人员轮转，并使消耗低于逆坍塌设备的补充速度，南极联邦就可以持续地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内维持。当然，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和安保人员并没有进入休眠状态。他们承担着进一步挖掘开发遗迹技术和保卫南极空洞安全的责任，即便在南联最艰苦的早期岁月，依然有两万余人的科研和安保人员保持着苏醒，随时做好应对一切入侵的准备。

这种定期休眠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南极联邦独一无二的社会形态。社会顶层的南联居民维持着长期苏醒，他们依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专长进行着人文艺术创作并享受生活，只有在发觉无聊时自愿选择休眠一定时间。管理阶层，也就是遗迹署和其主导下的南极联邦政府人员，包括继续进行科学的研究的科学家和制造新型设备的工程师团队，以及维持秩序的安保人员。他们往往也维持着长期苏醒，通过科学的研究和应用开发为南极联邦添砖加瓦。而最为庞大的工作阶层，作为承担着整个南极联邦运转的基石。他们的休眠周期往往很长，苏醒周期内承担服务上层阶层和维持着各类设备运转的工作。对于工作阶层来说，大多数人比起苏醒更热衷于休眠，毕竟苏醒的时候他们的生活说不上有多好。不过在南联政府的宣传下，他们还是理智地认为自己现在这样的生活情况比外面遭受战乱和坍塌液污染的旧世界遗民要好得多。

=====
2041 年 12 月
联合国遗迹署 日内瓦总部

“赫胥黎爵士，该出发了。”
“资料整理得如何了，斯瓦尔巴仓库那里我们要求的种子备份起飞了吗？”
“爵士，都已经做好了，就等您了。”
“……”
“爵士？”
“查尔斯，等着我上机的那些人里有太多可不是为了文明的延续购买船票的，我们是不是牺牲得太多了。”
“爵士，这是为了信标计划完工而不得不付出的一点点牺牲而已。”
“是吗，查尔斯。为什么我觉得我已经不太认识这个遗迹署了呢？”
“爵士，只要牢牢抓住大空洞的遗迹技术就不用担心。”
“唉，希望如此吧，我是真的很喜欢这把椅子啊。”
“需要把它带走吗？爵士。”
“不，不用了。”

· 2041 年 12 月，联合国遗迹署迁移南极办公。

=====
《盗火者工程》项目记录 - 会议录音
记录时间：204 [] 年 [] 月 [] 日

这是我们今年唯一一次会议了，我有种预感这可能也是罗克萨特先生预言落下前最后一次会议了，至少是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了。

容我总结一下我们到现在的工作吧。40 年对我们，对计划而言都是一个难得的好年头，I.O.P. 的进展超出了预期。我们并没有遭遇像预想中那样的抵触。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社会老龄化比我们想象中更加严重，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哈维尔大胆的选择是正确的，在一个恰当的时机恰好打进了无人竞争的市场。我相信伴随着人形使用的普及，这是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形态所必须的基石，也是这种改变是有可能的重要证据。

.....

人类也许比我们相信的更加坚强。

.....

至于战争的威胁。我明白事态的严重性，我感觉到了战火在逼近。正因为此，我们……理事会更要准备好，更重要的是理解因世界大战爆发将会带来的变化。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们必定会在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做出选择，而且一定是不容许我们有所准备的时机。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

对此我建议将一部分可用于武器制造的技术方案向东欧输送。是的，我很清楚我在干什么。在战争无法避免的前提下，我们有必要和义务引导战争的走向。而现在要做的正是种下这些导向结果的种子。

.....

另一方面，北美 的工作要开始进入公开化阶段，正如罗克萨特先生所说。新世界的这片大陆绝不会容许火种的点燃，最终我们必然要在世界岛上扔出我们的筹码。事到如今我就坦白地说出来吧，我们要选择一个国家打赢接下来将会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作为这个的前提，北美的权力必须被架空，这会很辛苦，很多人会牺牲，也会有更多的年轻人随着罗克萨特先生的口号和我们的领导走上街垒，死在我们的主义下。这是必然，也是注定会发生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负责这些任务的同志们身上担子有多大。

请各位站起来，为他们，为那些将会加入我们的，为那些将要为我们彼此共同的理想牺牲的同志们祈祷吧。

“为了人类文明的火种。”
“为了罗克萨特先生的理想。”
“为了成为革新世界的锋芒！”

.....

我想，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就是决定砝码将会落在天平哪侧的时刻了。愿人类宽恕我们的傲慢。

=====
《罗克萨特主义月刊》207 [] 年 [] 月
《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自动机械发展》

2045 年 3 月 2 日，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核误判中拉开了序幕。在首轮打击之后美苏两国和其盟友都蒙受了不小的损失。感谢反导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并未如预言的那样毁于核战争，却陷入了长达五年的常规战。当战争进入第三年后，各国的常备兵力和

武器已经消耗殆尽，战时动员的后备部队作战效率不及战前的常备部队。战力不足的窘态让各国都将希望放在了自动机械上。这一时期，从人形到多足大型自动机械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开战后，东欧的铁血工造和 I.O.P. 公司则立刻被莫斯科直接接管。国防部并不信任人形技术，并拒绝将人形直接改装为武器投入战场。但考虑到人员损耗与后勤线逐渐拉长的困境，他们要求铁血工造和 I.O.P. 提供运输物资的人形机械。开战后两年内，I.O.P. 公司和铁血工造共提供了上万台的运输用人形机械。2047 年，在美军登陆西欧后，短期内结束欧洲战争的希望基本破灭。当战线维持拉锯并陷入持久战后，人员损耗的飞速上升让国防部重新考虑将人形机械投入战场。

2047 年 5 月，美军对德国发动一系列进攻作战。战时国防委员会向铁血工造和 I.O.P. 公司下达人形机械武装化的任务。铁血工造在“切割者”项目的基础上又重新设计了两种突击和狙击人形，代号“胡蜂”和“猎鹰”，而从未进行过武装人形项目的 I.O.P. 公司则只能为战时国防委员会的任务新立项目。基于 CSD 骨架，哈维尔设计了一种可以直接使用普通士兵武器的通用武装人形机械。能完全模拟人类动作的 CSD 平台在测试中可以有效地操作和使用多种单兵武器。相对于铁血专用专属的设计理念，哈维尔选择了单一平台泛用的设计理念。2047 年 6 月初，两家公司完成了方案设计，开始投产新的武装人形机械。按照原定计划，这些人形部队将在前线集中测试一段时间后，投入反击作战。但是在 8 月，美军率先向柏林方向发动进攻并突破了防线。苏军没有足够的兵力阻挡长驱直入的美军重型装甲部队，不得不终止装备测试并让它们立刻投入战斗。

在人形战斗机械的阻滞下，美军的这一次进攻被粉碎。而在战场中也暴露了很多战斗人形机械的问题：需要近距离的指挥操纵，I.O.P. 的人形故障率很高，铁血工造的人形不够灵活，两家公司的人形智能程度不够高，无法适应战场多变的环境，因此投入的 8000 台战斗人形在战役结束后所剩无几。虽然有种种缺陷，战斗人形在战场上的表现依然震惊了国防部的官僚。许多高级军官认识到了人形机械在战争领域的极大潜力——倘若这些人形机械能够被改进得更加完善，未来战场的场景将远不同于今天。

除了人形机械外，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有足、轮式和履带自动机械也被大规模地投入使用。双方的山地部队都配属了基于四足和六足底盘的自行迫击炮，自行加榴炮和步兵运载机械。这些武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山地部队在崎岖地形的攻击效率，而传统的依托地形防御战术在这些新型载具面前蒙受了极大损失。战争中期，双方甚至出现过多足机械平台对射、对撞的战斗，可谓是在 21 世纪的新装甲骑兵对抗。而在正面战场上，自动控制的主战坦克可以在单台指挥车的指挥下构成坦克连级的突击阵形。仅仅需要几个有经验的坦克指挥官就可以指挥一个坦克连进行突破进攻。如果不是武器的增补速度不及消耗速度，战场上很快就会跟电子游戏一样堆满了坦克的残骸。

到战争后期，自动战斗机械已经从早期的完全需要人类远程操作或近距离指挥，发展到具备一定智能性，可以自主规划战斗方案的半智能形态。在 2050 年的“信风”行动中，新一代的铁血工造和 I.O.P. 人形则做出了远胜于 3 年前的表现。在意大利，人形机

械已经可以伴随多足机械攀爬丘陵，向山体间的工事发动猛烈进攻。正是因为这些自动机械部队迅速地突破了南意大利的山地防线，才迫使罗马政权迅速投降。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首次将电气时代的技术投入到战场应用上的世界大战，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则是首次将人形和全自动化技术投入到战场上的世界大战。

.....

=====

《盗火者工程》项目记录 - 会议记录

记录时间：2050 年 ■■月 ■■ 日

亚洲战场已经进入到了末尾，美国人的失败已经不可逆转。再有几天，俄国人会成功迫使意大利和法国退出战争，而这将彻底终结这场世界大战。

.....

帕斯卡莉亚不是问题，她只是一个醉心于人工智能和人格模拟的研究员。哈维尔也会保护好自己的金丝雀的。但莱科让我有点担心，他的好奇心往往没有底线，也从来不会害怕自己触碰的东西，总有一天他的好奇心会害死他的。

.....

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考虑战后的新秩序，特别是要如何借助俄国人之手扫清顽固势力，我们需要我们的代理人走上西欧的政坛，也需要安抚那些战败后惊弓之鸟的元老。我认为泽林斯基和我们曾经的老米沙一样是个可以合作的人，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他拿到那份名单时的表情。至于刚刚有代表提出的——对于苏联军方的担心。回顾历史来看，俄国军队作为强力机关，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没有立场地保持中立。是，我知道即便一小撮人也可以颠覆整个局面，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安排一小撮人，为我们的立场而服务的一小撮人。

.....

出自以上考虑，我们需要一个联络人前往欧洲大陆。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和战前截然不同的秩序，我们无法靠历史，数据，算法去计算博弈的结果了，我们需要一只手，能够去拨弄棋子，扫清道路的手。我觉得“格里芬”是合适的人选，他对于欧洲的熟悉程度甚于北美。如果没有异议我建议现在开始投票。

=====

《罗克萨特主义月刊》207 ■年 ■月

《第三次世界大战后的自动机械发展》

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经济基本停滞。西方战俘在华约阵营的监督下缓慢地进行战场清理和重建工作的同时，欧洲的粮食供应已经进入紧缺阶段。这一时期，自动机械发展主要向大型机械农用化和人形机械安保化发展。

战争结束后，大量的第一代多足机械被改装成农业机器，输

送向依然有未污染土地的西欧和伊比利亚半岛。通过一系列的余粮强征政策，欧洲勉强在 2050 年秋收时保证含战俘在内，人均 1800 千卡每日食品供应。但随后在 2051 年春季，西欧各地农民爆发了反抗余粮征收政策的抗议活动。

在西欧政权稳定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各国政府不得不委任军事承包商维持地区秩序。这些军事承包商大多数是来自东欧的退伍老兵，在苏联国际军事合作局的授权下在欧洲和非洲范围内展开活动。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军事承包商在维持地区稳定时蒙受了严重损失。事实上，由于三战末期战线过于分散和三战的停止过于突然，大量的军用武器在混乱中流向民间，这给了许多无政府主义势力和经营黑市的黑恶势力提升武力的机会。人力损失逐步提高后，军事承包商被迫转向购置人形自动机械继续维持秩序的任务，这给了订单骤减的人形机械厂商起死回生的机会。

传统的长续航型电池已经无法满足人形和大型自动机械的需求。但恰好在这个节点上，突破性的技术在苏联诞生。2052 年，国立大学研究所成功发布了约束型等离子体缓释充放电装置。这种装置可以将能驱动一整台坦克车的电力约束在强磁场束缚的空间中，并且会在磁场平衡打破时转换成强电磁脉冲。是一种较为“安全”的强充电装置。这种新型电池一经发布，就在人形机械上得以应用。它将绝大多数人形机械传统的 20 小时运转时间延长至 150 小时，极大程度上提高了人形自动机械的使用效率。

=====
日记
205 [] 年 [] 月 [] 日

伦敦的一切让人难以忍受，世界大战的战火事实上并未对人类生活的环境造成多大破坏。但是在精神层面，这里的人已经被击垮了。这么多手脚健全，身体健康的人宁可在这阴暗潮湿的小酒馆里度日，也不肯响应新政权的号召重建家园。沮丧、失望和颓废的情绪在扩散，它让本来艰难的重建工作雪上加霜。

如果说情绪上的失落带来的仅仅是一些效率的降低，那么配给机制背后的物资短缺则让人感觉到惊恐。虽然英国统计局的官僚从未在正式场合回应物资短缺的种种谣言，但私下谁都知道——即便是一个恢复生产的西欧大陆，外带俄国人控制的乌克兰，也无法供给整个欧洲如此多的战后人口。

失去了来自南美和北美的食品后，欧洲本土的生产能力向着黑暗的中世纪衰退。情况跟 1919 年一样甚至更糟，这一次我们没有来自北美的食品和工业品进口。如果放眼非洲，情况依然不容乐观。西非和东非的旧欧盟秩序瓦解后，军阀内战让肥沃的非洲土地依然无法生产粮食。虽然苏联方面让大量的军事承包商进入非洲镇压这些军阀，但是我非常怀疑他们是否能在灾难之前完成对非洲的再次开发。我与 [] 和 [] 至少进行了三次模拟运算，结果是理所应当的令人沮丧。简而言之，如果不能在 2060 年前让非洲的农业生产进入完全工业化状态，欧洲的饥荒危机将会变得无可挽回。

而今天，苏联政府肯定不会如旧欧盟一样推行简单粗暴的殖民化进程，却又无法在短时间内驱使非洲的原住民迈进农产品工业化生产体系。

因此欧洲，不……全人类的未来一片昏暗。

——格里芬

=====
《盗火者工程 - 自动机械技术构架下全球污染区重建方案》
欧洲方案 - 第 [] 版修订稿
205 [] 年 [] 月 [] 日

.....
然而，正如罗克萨特先生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不可避免的三战已经毁灭了人类既有的工业能力。而世界现有的残存工业设施即便全部用于农业生产所需的工业品制造，也只能维持 [] 亿人的约 [] 年的生存，这几乎不可能维持人类文明的存在，更别提阻止其走向衰退。

.....
基于上述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结论：污染区内至少仍有大于 45% 的轻工业和 60% 的重工业设施目前处于值得修复的状态，并且存在利用自动人形恢复部分或全部生产的可能。这其中， []， [] 和 [] 位于东亚三国， []， [] 位于中亚， []， [] 和 [] 位于东南亚和环太平洋周边的低污染带地区。

如果将这些工业区的设施，按照 2045 年版《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国家统计局报告》的同等比例纳入计算，我们至少可以恢复其中 [] 的污染区工业设施

这将至少包括 [] 万吨的钢铁……

.....
但是，这样的工程方案所需要的投入是巨大的。以西伯利亚生命线工程为例，在 2033 年到 2045 年间，苏联政府共计投入相当于 [] 亿卢布的资源进行自动人形开发；投入 [] 亿卢布的资源进行自动人形的再部署；同时每年还需要 [] 亿卢布的资源进行人形维护保养。当然，对于目前的欧洲来说，这种投入的回报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第四节所计算，到 206 [] 年盗火者工程第一阶段结束。西欧范围内预计可以将人均能源生产总量提高至人均 []，人均供水总量 [] 吨。轻工业恢复至 2045 年前的 []%，重工业恢复至 2045 年前的 []%。同时这些有效的工业产品可将折算粮食食产量提高至人均 [] 公斤，棉花 [] 公斤。同时在第一阶段内，利用自动人形技术用于基础建设，则可以恢复 [] 万公里的公路里程和 [] 公里的铁路里程。

.....
然而，以上的构想需要一个非常艰难的前提。一个消除了因关税壁垒、海关、国家边界所产生的周转消耗时间的统一体制——

而这将是一个“世界级”的政府方可做到的壮举。

此时此刻，这样的“世界政府”尚未出现。

=====
2043年6月
南极遗迹署

“爵士，还在看报纸吗？”

“乌克兰内战结束了，双方和谈签署了《布加勒斯特协定》彻底分裂为东西乌克兰了。”

“爵士，您该多休息一些，而不是关注那些野蛮的愚行，再说那些现在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查尔斯，不要忘记我们是为了逃来南极的。我们的目的始终都应该是寻找拯救人类文明的方法。”

“您又来了，如果是这样您更该关注一下研究所的事情。他们告诉我昨天晚上已经恢复坍塌液设备的运转。”

“什么，真的吗！带我去！”

“您慢点，爵士，遗迹可不会跑。”

“不不不，查尔斯。你不明白，遗迹里所藏匿的可能性足以停止他们毁灭人类文明的愚行，这可是能打破罗克萨特预言的壮举啊。”

“瞧您说的，我们带到这里的不就是人类文明本身吗，那无聊的遗书早就被我们打破了。”

“你不明白，查尔斯，你不明白啊！”

=====
托马斯·索雷尔·赫胥黎爵士，FRS（Sir Thomas Sorell Huxley 1975年2月14日-2045年？）英国生物学家，作家，曾担任伦敦皇家学会书记，遗迹署联合国时代最后一任总干事，南极遗迹署工程主持人，被尊称为南极遗迹署之父。

据悉在南极封闭前后死于外来权贵移民尝试控制南极遗迹署管理权而策划的一场刺杀中。

=====
·1992年2月3日，联合国遗迹署成立。

“于人之思想中构建和平”

=====

·1992年9月11日，反遗迹极端组织“潘多拉”袭击莫斯科和纽约，并公开以如下口号宣布对其负责。

“盗火之欲乃人之原罪。”

第一遗迹残骸调查组 90wish

间场

“艾萨克，说说你给我推荐的那位年轻人吧。”
“一位合格的情报工作者。”

“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倒是很有说服力，那么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一张遍布东欧的联络网，一个情报收集者，分析员，交通员和执行的手。甚至能让你们磨尖自己的刀刃，让你们去监听自己的傀儡。”

“很高的评价啊，他的履历是？”

“45年后那段混乱期里，他在东欧方面的工作是我所认识的人里做得最好的。他父亲是我们在北欧的一个负责人，他很年轻就入行了，43年的时候做出了一份关于德国社民党非常有价值的报告，那份报告直接让他成为东欧站的站长。之后的8年他可是穿过战争的封锁帮助合众国带回来大量重要情报。”

“合众国？他为 CIA 服务吗？”

“不，请放心。”

这位秘密情报局在战时的首脑，艾萨克少将爵士笑着将手中的艾雷岛威士忌饮尽。

“他是我们的人。”

=====档案分类 : [日志]

请输入密码
:[90WISHROCKX]

....

....

....

密码已验证

05/19/2049 —— Ижевск
项目：遗迹量子引力机制下的自动控制原理

参考近年来公开范围内对遗迹的研究，以及本报告中原东德研究机构对第一遗迹残骸的分析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直以来困扰学术界的“坍塌技术中量子化的引力场”，是遗迹本身响应或控制其他遗迹系统的一种信号，我们可以将遗迹在这方面的性质理解为一个无比复杂的自动控制系统，而第一遗迹残骸的分析数据中的这些数值，就是这个系统内控制回路的信号。从人类现有的技术水平而言，复制、模拟这个系统或者产生这种信号都是不可能的，然而通过分析这种信号，理解其中的数学模型和控制理论原理则是可行的，这也是本论文的主要内容。

=====

09/10/2040 —— 莱比锡

日志：

老实讲，我并不喜欢萨克森州的天气，就像我并不喜欢德语，啤酒，巴赫甚至德国人本身。

但是我必须承认，这里是我想来的地方，并不仅仅因为莱比锡大学有最好的自动化系。

老实讲我在哪里都是异类，在卡多埃维的时候我是那个不合群的孩子，在莫斯科的时候是来自北欧的外乡人。那么走得再远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即便他们反对我这么做，我还是选择考来这里了。

现在想想，我并不认为这是个错误的选择。

这是一种叛逆吗？

因为5年前的事情？北极光后抛下了母亲带着自己来到俄罗斯的事实？

我并不清楚。

但是我并不因此责怪父亲，虽然我明白他不是为了我抛弃了自己的国家，但是从结果论来讲他的选择的确让我活了下来。所以我不会责怪他。

再说，相信着技术的真理可以消除人类的国界，不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吗。

=====

12/24/2040 —— 莱比锡

日志：

我父亲常说事情一定能分为两个方面，总是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那么现在对我而言好的一面是，作为一名新生我得以有机会参与进正经的研究项目里。坏的一面在于我在实验室里写着这篇日志，而现在已经11点半了。嗯，夜里那个，而且明天就是圣诞节。

虽然我承认这种污染区城市的确没什么地方好去，但是再怎么说这也太过了。不能因为我过儒略历就剥夺法定节假日啊。

备注：实验室的砂糖需要补充。

=====

《罗克萨特主义月刊》207 ■ 年 ■ 月

《导火索——三次大战前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

第一章：北极光事件后德国的局势

北兰岛事件后的五年内，西欧重新成为了大陆岛的中心，并与大西洋对岸的美国争夺环大西洋的势力范围。但2035年的北极光事件，直接改写了欧洲与世界的格局。未进入大气环流和被风带走的高能坍塌液直接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大部分破坏成了不毛之地，而随季风和洋流扩散的坍塌液也将环波罗的海地区及中欧变成了危险的污染区，包括德国图林根山脉以北。这些地区在北极光事件被观测到后就立即开始了疏散，即便如此，依然有数百万人在高浓度坍塌液的作用下出现ELID反应并因此丧命。前东德六

州（图林根，萨克森，勃兰登堡，萨克森-安哈尔特，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北部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下萨克森，不莱梅，汉堡），北莱茵州以及黑森州部分地区在北极光事件中同样被不同程度地污染，引发了德国人口的大规模迁移。

德国政府从柏林迁移至法兰克福后，立刻展开安置北方难民和重设政府机关的工作。由于 2035 年 9 月，北美和南美各国拒绝了欧盟提出的难民安置方案，欧盟被迫分摊各国接纳难民，东欧难民的涌入压垮了南德州民众的心理底线。而 2036 年的《北极光事件调查报告》中明确判断被污染区“不适合没有穿戴防护装备的人员进行室外活动”，本就是北极光事件受灾国的德国还要额外承担东欧难民安置工作，引发了本国民众的不满。担心难民永久滞留的南德民众当即爆发了游行，最终被政府平息。

虽然表面上的冲突被平息了，南方州和北方州难民的相互仇恨也由此埋下了种子。

=====
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
自动化系

“噢，正好！新生，帮我泡个咖啡唄。”

“别一脸不情愿嘛，来，学姐送你的糖。噢，泡得还不算太苦，算及格吧～”

“帮我递一下砂糖，说起来，你看着挺面熟啊，噢，对！上次汇编语言满分那个莫斯科国立的留学生，一看你这家伙平常就很闲，唔……嗯，有兴趣来我项目组帮忙吗。”

“哎呀，也不能算我的项目组啦。不过导师不管事情，我做得比较多而已。”

“好呀，晚点来实验室看看吧，莱柯·瑞斯。干嘛，一脸惊讶的，学姐我记性很好的。”

“哎呀，你看我都忘了自我介绍一下。自动化系研究生，帕斯卡莉亚，多多指教。”

=====
12/31/2040 —— 莱比锡
日志：

说说帕斯卡学姐这个人吧。

天才，毫无疑问，这个人不需要笔记，不需要稿纸，也从来没见过她在计算器上浪费过什么时间。

虽然她跟我的说辞是导师太忙，然而我所观察的现实则告诉我，这个人早就完全主导了这份研究。

废人，也毫无疑问，除了学术和自己的研究以外几乎什么都毫不在乎。娱乐，休闲，甚至睡眠，这些东西似乎都和她这个人毫无关系，这不仅仅是懒得关心或者不擅长整理自己那么简单，而是这个人类从本质上就不认为她需要靠这些来活下去。总结的话就是她是个只靠饼干、咖啡和砂糖就能永远活下去的怪物。

顺带一提，我的新年也因为这位学姐泡汤了。

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她的项目组里没有本科生。
毕竟咖啡会加 6 勺糖的家伙怎么可能信得过。

备注：明天下午记得检查 4 号机组的对比实验数据。

=====
01/07/2041 —— 莱比锡
日志：

最早一批机组的对比数据今天算是都出来了。难得可以休息一天，让我也能抽出一些时间正经地看看这个项目的整体。

不得不承认，这份日志中关于正经研究的东西有点太少了。

一方面是我这位亲爱的学姐在各种意味上都很让人头疼和应付不来，另一方面也是对于我来说，这里还有太多东西需要我去学习。

所以也是时候整理一下了。

本项目组的课题是人形机械自动化架构控制优化方案。

自从俄国在遗迹重建中证明人形工业机器人的效率后，每个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公司都在投产和开发自己的型号（虽然要我说其中没有几个和 52P 有本质区别，甚至达不到乌克兰产品的效率，不过是诈骗研究基金的幌子）。而我们的项目和这些的不同点，在于我们并非在设计一款工业人形。

机组间相互通讯和讯息共享，人机指令界面的自动化，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学习逻辑和复杂决策树，过高的机动和地形适用力要求，零件通用化。

从各种意义上讲这些条件都算得上苛刻了，听起来就像是那些丝毫不懂得工程严苛程度的投资方写出来的策划书似的。

然而排除掉我们研究组的人数规模外，无论是资金支持，设备准备，乃至在课题中对于需求设备的明确程度都让人明白这个课题是认真的。至少不是我们那个每天都懒得准时上班的老教授写出来的东西。

我个人的感觉来说，这应该是政府项目。

但是即便是政府机关也应该明白一个大学研究所要交出这样程度的工程样机是不可能的。

因为以我们的能力和设备，完成这个项目所有要求是毫不现实的。

我认为在众多要求中，一个可以处理复杂指令和通讯指挥的人形控制中枢是他们最看重的。

所以直接选用一种成熟机型，集中精力去攻克最重要的需求才是正确的选择。

从这点来考虑，学姐拉我进项目组的目的也得以解释。
毕竟我希望的主攻方向是人工智能与算法。

然而这并不代表对我来说这会是个轻松的活计，无论是作为一名新生的现在还是以后，要设计这样复杂系统的难度都是顶级的。真希望这位亲爱的女士能够早点意识到。

不是每个人都是她那样的天才。

备注：周五去档案库取教授批准查阅的文件。

附言：圣诞快乐

=====
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
自动化系实验室 Lab-90

“莱柯，教授上周说我们能用的内部论文你去拿了吗？”

“都整理好了，大学自动化系过去所有人工智能的论文都存在实验室的电脑里了，我认为有用的已经打印了放在你柜子第二层，当初的测试数据我也都备份下来了。控制理论的东西比较多，我姑且把挑出来的都打印出来放在柜子第一层了，其他的我存在服务器里了。记得不要拿那台服务器去做运算，我还在整理。”

“哦哦哦，好的，亏你能把档案库的东西备份下来呢。还有……”

“昨晚的机组数据在你的邮箱，4号机组重启还是没有反应，我已经填好表替换了。讲真学姐你老是在一台机子上跑耐力测试的毛病必须要改一下了。”

“好的……那个……”

“你的咖啡，加过糖了。”

“多谢，呃……”

“怎么了？”

“莱柯，你最近对我的态度是不是越来越随便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我亲爱的学姐。”

“唔……”

“嗯？”

“服务器密码是多少来着？莱柯。”

“……”

=====
第二章：格局变化期内的德国局势

北极光事件后，欧盟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由于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在北极光事件后蒙受了重大损失，对于非洲非污染区的瓜分成为了欧洲政治的新主题。自 2037 年欧盟干预利比亚政变起，老欧洲似乎在过去的殖民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某种程度上激怒了各国的左翼进步势力和民众。2037 年德国大选，左翼势力政党德国民主社会党内阁一度声援拉美联盟和反对新的殖民主义政策，却在第二年因拉美联盟解散，被议会投以不信任票而在议会惨败，最终无力阻止德国同样走向欧盟的新殖民道路。

从 2038 年拉美联盟瓦解到 2043 年乌克兰内战结束，德国政府对外参与欧盟的非洲殖民行动，对内大规模打压左翼势力。同时，

经过一系列污染区定居点的重建和修复作业后，一部分北方州难民重新定居污染区。在 2039 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德国已经认定不能大规模在污染区修建居民区，而是要在非洲进行再殖民才能应对北极光事件后的国内局势——2040 年，南方州居民普遍支持政府加大对外扩张投入，而北方州难民则更支持政府加大对污染区的定居设施的维护和建设投入，反对对外扩张和海外殖民。

大多数坚持在北方州污染区定居的是被政府打压的左翼国民。他们生活在人均居住面积只有 10 平方米的污染区定居点，依靠少数的温室系统和外部运输的物资苟活。在室外活动时还需要时刻留意 ELID 警报器的度数，或者穿着沉重的防护服。其中的大多数人不是自愿返回北方州的定居点的民众，他们大多是被强行驱逐的东欧难民和原东德地区居民。

南方州和北方州的冲突因为民调的不一致而进一步扩大。

=====
01/14/2041 —— 莱比锡
日志：

虽然当时是为了方便才将档案库里的论文都备份了下来，但是我也不能坦然地说没有私心。

毕竟规章上这些东西是不准原件拷贝和带出的，人类怎么能拒绝摁那个不能摁的按钮的冲动呢。

不过现在我也能理解，为何会有如此严格的管理方式了。

这里有太多的研究和数据不适合进入公众研究。

且不论那些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军事外包工程的论文，为什么连原东德监听站的设计图纸都能找到？

虽然说已经是旧朝的故纸堆，但是连 1963 年的国防技术资料都有，这也未免有点太不注意安全了吧。

不过读读这些东西，倒是非常好的学习。

说不定还能找到当初的监听数据呢。

[资料删除]

备注：可替换核心概念论述初稿交稿日，3月 11 号。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
第 203 号决议

介于在 1962 年 10 月份古巴危机中，苏联凭借代号“愚者”的装备所取得的卓越外交成果和表现出的巨大战略威慑力。为保卫德意志民主政权的安全和稳定，并有效遏制西德军国主义的扩张野心。现决议各部门调查并且了解这一军事装备的技术来源和性能。

- 授权国家安全部组建跨部门、跨行业的专门委员会，并统管相关工作。
- 责令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成立一个由各科研部门构成的课题组配合调查工作进行攻关。

3. 国家人民军所涉及单位应保证调查工作安全进行且不受干扰。
4. 考虑到遗迹技术的敏感性和重要性，以及维持苏联友好关系的重要性，责令各部门在与苏方友好交流与沟通中谨慎处理本决议涉及的一切情报和讯息。

部长会议主席 奥托·格罗提渥
1962年11月1日

=====
02/21/2041 —— 莱比锡
日志：

[资料删除]

=====
我们的俄国朋友送给了我们一份出乎意料的惊喜，严格来说不止我们，整个华约阵营都感到了震撼。与其说是收到一个大惊喜，不如说是一个大惊吓。所以当米尔克质问我为什么没有提前得到情报时，我只好这么回答他。

“可我并不知道。苏联人对这类情报守口如瓶。尽管我们表面上是兄弟般的伙伴关系。充其量只会羞羞答答地告诉对方，敌人阵营里有‘我们的人’。仅此而已。”

他当然对此大为光火，但当时我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自己的遗迹开发项目会上线得如此之快。

米尔克将这个任务交付于我时，说老实话我是抵触的。作为对外情报局的负责人，我难以兼顾情报工作的同时管理遗迹的勘探，但最后，我还是接下了这个颇为难受的差事。实际上，我对遗迹一无所知。只是听说过为数不多的流言——苏联人在二战结束后大肆挖掘了北豪森洞窟中的遗迹，只留下这个空洞。

我在得到任命后第一时间造访了第一遗迹 (Urkunde 01)。这是一个在山峦中的巨大空洞，入口处是两扇厚重的钢铸大门。空洞很大，大概有七层楼高，洞窟的墙壁看上去像是金属铸成的，墙面上有一些规则的、夹角为 120 度的凹痕。这一看就不是天然形成的东西。

我看只有我的那些俄国朋友清楚这里发生过什么。

不行，毫无头绪！

备注：催稿！

=====
03/10/2041 —— 莱比锡
日志：

不对，这不是胡言乱语，这些内容是有逻辑的。

[资料删除]

备注：该死，亲爱的女士的稿子要迟了。

=====
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
2041 年冬季学期课表

马库斯·沃尔夫
63 年 3 月

学生：莱柯
课程：自选

=====
02/05/2041 —— 莱比锡
日志：

这篇里写的都是些什么鬼东西。

[信息论]
[加密理论]
[复分析概论]
[数理统计]
[电子信号处理]

[资料删除]

备注：催稿

=====
第一遗迹 (Urkunde 01) 残骸调查初步报告批注

第一遗迹 (Urkunde 01) 的再次探查并不顺利，俄国人已经搬走了一切可以搬走的东西，只留下了巨大的空洞和不知道是岩石还是金属的墙壁上的刮痕。在调查中找到很多类似于接口一样的、对称的三道凹槽，但是对于这些凹槽到底是作何用处一无所知。当然，通过对一些金属粉末的分析，至少可以确认第一遗迹

(Urkunde 01) 是一座藏在山体中的非自然产物——样本中含有二氧化钛，氧化铁等金属氧化物。

由于俄国人对于遗迹技术的高度紧张，我们从莫斯科得到遗迹确切情报的可能性是不高的。虽然部长会议的命令是针对“愚者”这一特定设备，但是直觉告诉我，我们的突破点正是 20 年前被苏联人挖空的这一遗迹。毕竟那个俄国人引以为傲的“塔巴沙尔-B”应该正是在挖空这里后才正式建立的。

备注：在第一遗迹调查任务中牺牲人员的抚恤等级不足军官级一律按军官抚恤等级发放，军官提高两个军衔发放。

报告批注签署人：
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局局长 - 马库斯·沃尔夫

=====
克格勃当然对于遗迹相关的内容守口如瓶，别看米恰斯特外表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他其实是一个头脑敏锐的人。他对于古巴发生的事情表示抱歉，但是同时也保证那种可怕的武器不会对准“社会主义的兄弟们”。最后，还是萨哈罗夫斯基给了我一点点提示。萨哈罗夫斯基作为克格勃的外国情报局局长，我对他也十分敬重。由于我俩年龄相差很大，他待我如同父亲一样。

“16 局现在对三进制的计算机很上心，我就只知道这么多。遗迹的管理连我们内部都隔离得很厉害，克里姆林宫内对于遗迹的情况特别的……敏感。”

他都说到这个份上，我大概也能猜到墙上的那些凹痕是怎么一回事了。回到东德后，我立刻下令组建一支由电气工程师和计算机相关人才组成的特殊部队，并且要求米尔克协调一批武装警察封锁北豪森附近的地区。当我从古巴回来后，我看到了一座按照我的要求严格把控的“军事基地”。

我很高兴，1965 年 12 月 19 日，在这个离圣诞节还有几天的日子，我们的努力收获了成果。第一遗迹 (Urkunde 01) 对我们发向凹槽上的电流信号产生了反馈，显而易见的是，遗迹是使用某种特定的三进制电磁信号进行着对外通讯。

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设施执行这些信号的收集监听任务，并对这些信号进行分析和解密。莱比锡大学的那些科学家们终于要有什么事情做了。当然考虑到手上的情报证明了苏联人对这件事的看重程度，我们也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项目的保密。

马库斯·沃尔夫
65 年 12 月

=====
10/06/2042 —— 莱比锡
日志：

成功了！
成功了！！！
终于解开了！

我一直以为这个过程会永远没有尽头，但是解开的瞬间就明白了，这是游戏的一部分！

正解只有一个，突破口只有分毫！
在这之前的一切都是为此的铺垫！

[资料删除]

备注：我必须要吃点东西，然后好好睡一觉。

=====
10/08/2042 —— 莱比锡
日志：

该死的！这是什么东西！
藏在密码之下的居然是这样的东西吗！

[资料删除]

备注：我必须得把日志清理一下。

=====
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
自动化系实验室 Lab-90

“莱柯！你死哪里去了！！！”

“我不在的时候，没把自己给埋了吧，我亲爱的帕斯卡学姐。”

“报告还没写完！服务器打不开了！机子不转了！别说砂糖了连咖啡——”

“好了，好了，我亲爱的女士。先不要说这些了，我发给你的论文看了吗，有很有趣的东西哦。我觉得帮得上忙，我们的项目。”

“诶？”

=====
最终由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设计的电磁讯号监听中心和第一遗迹调查工作组被我命名为 90Wunsch，当初将 90 号监听站 - 残骸 (Wrack) 的代号更改名义上的原因是出于安全和保密考虑，没有使用一贯监听站的命名原则。但是我很少谈到的真正原因是在这个代号里也包含着我的一份期盼。

我期盼着有朝一日我们的国家可以再度统一，但眼下我们仍要面对那同样是我们同胞的敌人。第一遗迹的开发转交到对外情报局手中已经进行到了第 7 年，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第一遗迹的电磁信号特征，虽然对这些信号的分析和解读毫无进展，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无线电和电磁场现象。科技部的同志们甚至通过对遗迹的研究开发出很多新型的电气元件和新的无线电设备方案。这些意外的发现，对于我们后来与北约的电子战对抗的进程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埃里希·昂纳克刚刚成为了新的国务委员会主席。显然，莫斯科对于我们私自进行遗迹开发和勘探的行为是有很多意见的。但就我个人而言，这是一个好消息。虽然我们在第一遗迹收获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们对于遗迹依然一无所知。我私下里曾经问过科技部主任魏贝格对于遗迹的看法，作为一个单纯的学者，他在我面前发表了一顿忧心忡忡的长篇大论，大意就是这种完全不可能是人类制造的东西显然是危险的。

“要慎重地勘探遗迹，沃尔夫同志，”他对我说，“你能不能告诉他们，遗迹很可能会葬送我们的未来。”

我很高兴地告诉他昂纳克已经要求我们停止遗迹勘探，但是我同时也告诉他的是 90Wunsch 的工作并不会就这样结束，我们接到另一份重要的任务，需要科技部的大力支持。实际上这个新任务源自我们在遗迹监听中意外捕获的目标，我们截获并知晓了北约在西柏林郊外建立的“柏林地面站”的存在。90Wunsch 依靠在第一遗迹七年来的技术累积，第一次在华约阵营内打了一场电子监听的翻身仗。

Es war immer mein Wunsch. (这一直是我的希望。)

马库斯·沃尔夫
71 年 5 月

=====
2043 年 8 月
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
大报告室

“感谢各位教授和同仁对人形机械控制优化课题组的帮助和支持，这次课题组的论文取得成功……”

“我亲爱的女士，为什么不是你在上面演讲，而是我们那个可爱的教授呢。”

“这种事情我也做不好吧。”

“虽然是这样没错，不觉得不甘心吗？”

“没事，这也不是只属于我的东西。再说了在诺德豪森挖掘那些遗迹残骸的人才是真正的功臣不是吗，莱柯。可惜我们不能把他们的名字写进报告里。”

“说起这件事我有个主意。”

“嗯？说说看。”

“我们的实验室门牌号不是正好也是 90 吗。”

=====
《欧洲控制杂志》2054 年刊
《蚀刻理论概论》
制造材料间的场效应联系的应用手段研究
帕斯卡，90wish
=====

第三章：三战前的德国局势

2041 年，意大利完全控制了利比亚，这标志着欧洲的殖民主义倾向重返。同年美国发生了推倒隔离墙运动，隔着大西洋冷眼旁观美国陷入分裂的西欧各国更加坚定了自己通过殖民非污染区反哺母国的策略。然而这些对母国的反哺并没有投入到这些国家的污染区的基建建设上。垄断非洲非污染区农产品贸易的企业高管们更关心的是非污染区的居住开发，同时，坊间流传着政府官员正在主导在南极修筑避难所的谣言。

2042 年，东欧最大的非污染区国家——乌克兰，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于同年爆发了东乌克兰武装革命。联合国调解失败后，乌克兰内战直接爆发。但直到 2043 年基辅被东乌克兰工人攻占，惊慌失措的欧盟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在欧盟干涉下，乌克兰分裂成两部分。欧盟各国依靠着西乌克兰军政府，暂时阻挡了可能的革命浪潮，却忽视了本国反对势力受到乌克兰革命的鼓舞，正在暗中蠢蠢欲动。乌克兰分裂后，各国政府朝着异常保守的方向倒去，加拿大被美国吞并，随后干涉巴哈马的反美运动。在 2044 年初联合国大会针对阿尔及利亚、乌克兰和巴哈马问题遭遇 3 大常任理事国退席后，联合国体制已经名存实亡。

而在德国国内，法兰克福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德意志联邦宪法对于前东德地区高度自治的条目是否会存有风险。德国的再次统一是建立在 1983 年苏联调停的基础上，由前德国统一社会民主党放弃政权而换来的前东德地区的高度自治权，最终得以形成如今的德意志联邦。在过去的 50 年内前东德地区一直与联邦政府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面对如今的国际局势剧变，法兰克福政府必须采取行动来避免分裂主义势力的抬头。

2044 年 9 月，德国联邦议会就 2045 年财政预算案进行表决，以微弱票数通过了对东德重建不利的 2045 年预算。对于联邦议会这种放弃本土加速海外开拓的行为，社民党空前一致要求解散议会重新进行大选。由于社民党获得了足够票数，议会解散成为了不可避免的结果，这引发了时任基民盟和自民党势力的不满。铤而走险的西德政党在议会提出国家紧急状态法案，要求暂时冻结德意志联邦宪法中给与前东德地区自治权的条目，冻结前东德地区地方议会，由中央政府重新指派官员组建北德、东德各州政府。经过一系列的议会乱战，2044 年 11 月，联邦议会同样以微弱票数通过国家紧急状态法案，德意志联邦政府冻结 1983 年宪法。而德国联邦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法案后的第一个决议，就是以威胁国家安全为名驱逐议会中的社民党议员，并且当日起联邦警察力量和宪法保卫局便开始有计划地逮捕包括党魁在内的大批社民党骨干。其中以原西德地区的社民党支部尤为严重。

消息传出后，分布在德国各大城市的东德居民和社民党成员自主发动抗议示威游行，冲击联邦政府机关单位。11 月 11 日，联邦政府根据紧急状态法案要求警察部门宣布宵禁。11 月 13 日，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和纽伦堡等大型城市，示威人群与警察单位发生连续流血冲突，造成数人死亡，数百人受伤。11 月 14 日，联邦政府要求柏林警察单位对当时被视为示威行动总部的东德人民议会所在地共和国宫进行清场作业，然而清场行动中出现了重大人员伤亡——示威人群与尝试镇压共和国宫的军警单位直接发生了正面冲突，最终造成近百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的严重流血事件，这一事件事后被称为共和国宫血案。

联邦政府的行为彻底浇灭了德国社民党对于和平解决议会危机的期望，武装起义已被纳入了考虑。

=====
9/18/2044 —— 莱比锡
日志：

选择的时候到了。
我收到了大使馆关于撤离德国侨民的通知。
我看得到街道上愤怒的人群，我听得见四周越来越响亮的声音。
然而我的研究还在那里，我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那位亲爱的女士还在这里。

所以是时候选择了。

=====
第四章：东德起义

11月18日，德国联邦警察单位中的东德籍官兵有组织地发动了哗变，导致数个大型城市治安秩序失控。11月19日，联邦国防军驻东德、北德的部分单位出现哗变。11月20日，起义官兵针对东德境内的联邦警察和特警单位发起进攻。11月23日，在联邦议会尚未能做出有效判断前，起义部队完全歼灭了东德境内的联邦国防军，联邦警察和联邦特警单位。德国社民党于柏林勃兰登堡门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东德武装起义成功并就此脱离德意志联邦。

11月24日，欧盟总部就德国国内局势展开讨论，要求德国联邦政府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平息国内局势。11月26日，依旧服从法兰克福中央的德国联邦国防军向东德地区进军。经过27日、28日两天的战斗，联邦国防军逼近了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地区。然而这是东德方面布下的一个陷阱。11月30日，起义部队将一个国防军装甲旅和2个机械化步兵旅成功包围。经过三天的战斗后，国防军部队向东德方面投降。镇压行动的失败让法兰克福方面大为震惊——显而易见，德国已经处于内战之中，而联邦议会已经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平息事态。12月5日，联邦政府请求欧盟快速反应部队介入事态。

然而请求外援的并不只有西面的联邦政府，早在决定起义的第二天，社民党就通过柏林的苏联领事馆向莫斯科方面请求苏联出兵干涉起义。考虑到是联邦方面破坏了由美苏两方于1983年维持的德国基石，苏联的干涉并非没有法理依据。而在第一次对西面的战斗之后，俄国人确定了东德人的抵抗意愿，便掺和进了德国的事态当中。波罗的海舰队制定了从罗斯托克登陆的计划，而苏联空降兵部队还计划了直接向柏林空运的行动。12月1日，苏联空降兵绕开波兰境内的欧盟监视雷达，成功降落舍内菲尔德机场，并为东德方面带来了坦克等一系列的重型武器。在12月5日欧盟快速反应部队介入前，苏联方面已先人一步，将军队直接派入了东德。

因此当12月7日，欧盟军队没有受到阻拦进入柏林，却在六月十七日大街上看到了苏军早就准备好的街垒时，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方面是震惊的。俄国人对德国局势的快速介入使得一场原本属于德国国内的事件成为了漫长而可怕的国际力量角逐。

=====
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
2045年
应向西转移的技术人员与研究机构名单

.....
.....
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
.....
帕斯卡莉亚
.....

=====
第五章：德国起义的后果和影响

德国起义给了苏联方面一个介入欧盟势力范围的契机。对于布鲁塞尔在乌克兰事件中的种种行径，俄国人找到了报复欧盟的恰当平台。苏军的介入使得欧盟方面并未能通过武力手段迅速平息德国的事态，反而让德国冲突更为扩大化和长期化。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在稍晚的时间介入德国的局势，重返欧洲的美国和苏联让世界和平岌岌可危。

可以说，德国起义提早激化了西欧和东欧的矛盾，引爆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

=====
2049年1月
马克斯·普朗克计算机科学研究所

“干嘛呢，莱柯？明天就要出发了，你东西收拾好了吗。”
“不要说得跟小学生春游一样，我亲爱的女士。抽空检查一下以前的日志罢了，再说了这个事情是能随便乱说的吗，你知道我是要偷渡的吧？”

“抱歉，抱歉。稍微有点担心嘛。”
“没事的，不说这个了。你自己怎么样，研究进度还顺利吗？”
“虽然那边很看重我的研究啦，但是……”
“毕竟我们的方案是以通用人形为基础的，这已经是49年了，他们也没有能力从零开始整备部队了。”
“所以说，不再考虑一下吗，莱柯，即便跟他们说增加一个助手也是能行的。”

“我亲爱的女士啊，这次的诺亚方舟的驾驶员可不是好糊弄的德国同乡，是那些美国人。他们肯定会清查每个人身份的，只要我发现我是俄国人，我就只能去集中营报道了。我现在最安全的选择，就是回苏联去。别担心了，帮我过境的朋友是个很可靠的人，还记得我那张德国身份证件吗？就是他帮我做的。”

“好吧……”
“倒是你自己要小心一点，注意身体，好好吃饭。还有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手里拿着90wish的那批监听信号资料。”
“嗯，不会的。”

“你还说好意思说呢，每次所长家姑娘来这边玩，你不都拿着90wish的名号编故事给她听。我看再讲下去90wish都快变成正义的使者了，明明是个笑话谍报组织的玩笑而已。那丫头叫什么来着？”

“别人小姑娘叫露尼西亚。真是的，这都记不住吗？”

“跟我亲爱的女士不一样，我只记得重要的事情，服务器的密码还记得吗？”

“行了！给你改成那样还能忘了不成。90WISHROCK。”

“是 90WISHROCKX，还有个 X 呢。”

“莱柯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取名字的品味真的是太糟了。”

通过一个在柏林地面站的内线，我们基本摸清了他们的情况，“柏林地面站”建立在西柏林郊区的一座被称作为“魔山”的山顶上，美国和北约在这里建立了欧洲最强大的电子监听系统。“柏林地面站”理论上可以监测到整个华约范围内的无线电通讯，甚至可以在战争爆发时阻止和调换华约组织内的指挥用高频无线电信号指令，譬如让战斗机飞行员收到假指令。当然，这一完美的计划伴随着 90Wunsch 对其意外的发现和苏联方面的情报支援，我们将其变为了攻入北约情报系统的渗透点。

向“魔山”输送假消息很容易，阻止魔山监听到真正的情报也不算难，90Wunsch 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利用“魔山”和北约司令部之间的通讯，将假指令送往北约司令部。由于这种行动涉及的大量技术细节超出了我们局分析员的能力，我们还请安全部无线电谍报与反谍报处处长予以协助。我们的无线电技术专家最终还是找到了攻破北约大门的方法——这其中的复杂原理我难以解释，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获得了操控“魔山”的方法。此后的 10 年内，“魔山”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下。我们向“魔山”提供了海量的假情报，以至于在德国 85 年再次统一前，华盛顿对于我们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毕竟……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到这种程度，就不会宽宏大量地接受统一的事实。

而对于遗迹和遗迹技术，我曾经想过，如果不是昂纳克阻止了 90Wunsch 继续对第一遗迹 (Urkunde 01) 进行勘探，是否我们也可以建设起苏联那样的国民经济管理网络，从而不是依靠假情报，而是真正建设好我国经济？甚至以我们的理想统一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祖国？

但 ELID 的出现还是打消了我的这个念头，《遗迹武器限制条约》签署并向全世界披露后，我才知道莫斯科在开发着的遗迹技术究竟是何等危险的秘密。随后，90Wunsch 被解散，其资料被我整理后销毁或转交给了那个米沙，而这个机构的成员在两德统一后各奔东西，他们中大多数人作为了解遗迹的技术人员被联合国招募，我听说他们希望组建一个专门机构协调国际遗迹问题，而少数成员则选择投向苏联或者美国。对于他们来说，冷战恐怕仍在继续。

马库斯·沃尔夫
86 年 10 月 3 日

2049 年 5 月
伊热夫斯克

“莱科同志，您这是？”

“我的论文，院长同志。”

“呃，莱科……你才来了 1 个月吧？”

“是的。您有空的时候先看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所有

的实验数据我都可以提供。”

“好吧……”

.....

“莱科同志，请立刻来我办公室一趟。重复一遍，莱科同志，请立刻到院长办公室一趟。”

2049 年 5 月

莫斯科 - 卢比杨卡广场 11 号

“早安，泽林斯基局长同志。”

“嗯，今天有什么新闻吗？”

“美军在海德堡的进攻没有取得多少成果，反而是敌方的游击队活动更加活跃，总参的同志依旧认为这只是试探，坚持西方在为一次大的进攻做准备的观点。中国站的同志们带来的消息是美军已经决心全面撤离广西，预计几个月内就会全体撤走。里海那边‘温度计’通过验收，测试暂定在 8 月份。哦，工业部的同志们那里有一篇论文影响很大，和国防部关于是否要以此变动升级自动化师团控制系统的方案吵起来了。”

“在军事问题上要相信总参的判断，在这个方面我们要信任军人同志的专业性。远东的情报记得知会中方一声，远东的工作很复杂，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配合中国的朋友们一些。里海的事情是重点中的重点，一定要严格按照时间表推进。工业部和国防部的事情让他们去吵吧，那不是我们的业务范畴。唔……不过那个论文拿来给我看看吧。”

“是，局长同志，我都记下了。我这里正好有论文的稿件，您要看现在看吗？”

“给我吧。”

.....

“局长同志？……泽林斯基局长同志？”

“帮我拿电话过来，对公保密线，立刻。”

“是！这是电话，有什么紧急情况吗？”

“这个论文作者，他是谁？”

“呃，是个刚从德国回来的学者，自动化算法和人工智能方向的。”

“外国背景？给我叫第一局德国处的人过来，然后去调查一下他是怎么回国的。唔……再通知一下信号旗的人过来待命。”

“是！”

“好了，出去吧。我要给米沙打个电话。这可能涉及遗迹技术泄露，我们必须立即找到数据原本并且控制所有知情者。”

2040 年 12 月 31 日
莱比锡圣多马教堂对面
老酒吧

“哟，新年快乐，年轻人一个人啊。”

“好了，老板，难得找到一家开门的酒吧，这个点还有吃的吗？”

“怎么，新年夜的约会会被甩啦？要不要先来点啤酒？”

这就是我讨厌来酒吧吃饭的一个方面，酒保总是会过分关心你，尤其是这些德国人。

“老板，别笑话他了。听他的口音也不是本地人，给他拿点熏

鱼过来吧。”坐在吧台里的先生帮了自己一把。

“多谢了。”

“小事，话说你们大学生这么辛苦吗，新年都没有假期。”

“我的项目组有位不记得公立假期的组长而已。”

“真是可怜，那我看你会常来这里。”

“噢？这个酒吧这个点总是开门？”

“这里的老板是俄国人，来这里吃饭的大多是塔斯社和大使馆的夜班员工，偶尔还有些警察。所以这里每天晚上都开着，全年无休。”

“那我可真是来对地方了，您是做什么行当的。”

“我是新闻编辑。你知道最近几年德国这边的政治事件就从来没有停过，所以我刚在德国成立一个自己的小新闻通讯公司，叫‘WAVE TECH’。我们给各大通讯社撰稿，你要有什么独家新闻也可以告诉我啊。”

“好的，也很高兴认识你，先生。我叫莱柯，是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的新生。”

“不用这么客气，我很喜欢你们这样勤快的年轻人，叫我格里芬就好了。”

遗迹武器冷战开发简史

“或许你可将最勇敢的水手，无畏的飞行员，或大胆的士兵齐聚一堂——但你得到些什么呢？他们心中恐惧的总和。”

——温斯顿·丘吉尔

=====
《罗克萨特主义月刊》207 ■年 ■月
《冷战时代的遗迹武器开发》

遗迹武器，指直接利用遗迹技术，或者进行二次应用开发后的武器。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81美苏两国签订《遗迹武器限制条约》为止，两个超级大国在36年中制造的遗迹武器足以将地球毁灭数十次。

时至今日，所有被生产出的遗迹武器，皆已封存或销毁。
但人类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很难说未来的某天，这些遗迹武器会否被重新考虑使用。
但我们很清楚。

一旦这些遗迹武器再一次被使用，人类将不复存在。

第一章：前遗迹武器开发时代（1905-1945）

人类对遗迹文明并不陌生。早在二十世纪初的沙俄，人类就已经挖掘出一系列遗迹。但当时的沙俄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和开发遗迹的能力。伴随着俄国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直到20年代末期，苏联政权逐渐稳定后，克里姆林宫才逐步恢复遗迹的勘探。然而，苏联短暂的遗迹勘探伴随着国际局势的恶化和大清洗的开始而陷入停滞。

与此同时，在深陷神秘学不可自拔的第三帝国，弗里兹·托特所领导的托特组织在1938年于莱比锡城附近的北豪森（Nordhausen）地区挖掘出一处遗迹。这座被称为第一遗迹（Urkunde 01）的设施是整个苏联遗迹武器开发史的基石，德国人发达的技术让他们有能力对遗迹进行研究。很快他们发现，这是一种生产设施，并存储了很多危险的不明物资。他们钻开了几个从第一遗迹中挖出的晶格，招来了毁灭性的灾难——高浓度的坍塌液引发了爆炸并将第一遗迹附近的实验设施化为灰烬。在这次事故中，臭名昭著的“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则发现这些晶格中的物资可以诱发危险的疾病，但第三帝国高层对于他的报告没有给予重视。在对波兰的战争开始后，第一遗迹的受重视程度也日益下降。到二战末期，第一遗迹成为了第三帝国的大型掩体，德国人的核武器工程及V型导弹的资料被存放于此。

第二章：遗迹武器开发的早期时代（1945-1961）

苏联人早在1943年就从战俘中得知了第一遗迹的存在。在战争进入尾声时，苏联方面的特殊部队“贸易联盟”迅速接管第一遗迹，将其资料和设备转移至了苏联境内。无需否认，苏联的遗迹技术是建立在德国人的基础上。第一遗迹内的第三帝国核武器工程资料和来自大西洋对岸的内部线报加快了苏联的核武器开发进度，V型导弹的资料加快了俄国的航天工程进度。但最为关键的还是约瑟夫·门格勒的投诚，从他给予的证词中，苏联人第一次了解到遗迹中的坍塌液是如此的危险。

1947年，杜鲁门主义拉开了冷战的序幕，剑拔弩张的国际局势下，克里姆林宫加大了对于核科技、航天科技和遗迹科技的投入。站在第一遗迹的基础上，仅仅几年内苏联人的投入获得了丰厚的成果。在美国人把金钱和时间用在生产和设计巨型轰炸机（B-36）和航空母舰（美利坚级）时，苏联方面已经把眼光放在下一个时代：在同期美国的“红石”和“朱庇特”导弹仅有数百公里射程时，苏联的R-5导弹便已经突破一千公里的射程。从遗迹OKB-456中挖掘出的飞行器残骸成为了金刚石·泰安设计局的完美样本，苏联人的对空导弹技术轻易地把美国人甩在后面。但最大的进展还是遗迹本身，塔巴沙尔-B的突破性进展——那些从第一遗迹运回的遗迹设施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自我修复，并用不明方式吞噬了周边的物资。这种吞噬周边物资的特性可以说是完美的武器，但此时的苏联人还没有能力探明这个现象背后的原理。

不过很快，他们就会因为在遗迹技术上的投资获得丰厚回报。

苏联人的武器技术进步让华府陷入焦虑，这些新式武器的出现使美国庞大而华丽的常规军成为了笑柄，并让美国在冷战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不过很快，谜底就得以揭晓。1955年，东欧诸国伴随华沙条约的签署而出现国内局势动荡，通过动荡期的间谍活动渗透，西方知晓了塔巴沙尔-B的存在。针对苏联遗迹技术开发的迅速进展和D-1遗迹在美国境内的意外发现，华盛顿方面迅速调整自身的国防政策，对苏联遗迹方面的高空侦查成为了军事常态。同时，美国人也在短期内建立了自己的遗迹研发机构——ARPA。虽然如此，不管是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还是成功地用SA-2导弹阻止了U-2侦察机的高空侦查，冷战早期的苏联人总是先发制人。当然，美国人也不是一无所获。在屡屡的高空侦查后，他们探明了塔巴沙尔-B“海星”设施的存在。以苏联的遗迹科技威胁为筹码，白宫成功逼迫他们的欧洲盟友在国土上部署“雷神”和“朱庇特”短程核导弹，并从国会山“讹”来经费去建立ARPA（先进研究计划局）。同时，面对美国人的反应，克里姆林宫也作出对应调整——对塔巴沙尔-B的工作进行了更大投入。克格勃新组建的16局和最新型的三进制计算机Сетунь在第一时间部署于塔巴沙尔-B，这也为他们后来占据遗迹武器开发的制高点打下基础。

1961年1月28日，塔巴沙尔-B“海星”自动生产出一组构造不明的活动物体。这种活动物体外观看似某种生物，但构造上更接近于机械。在充满坍塌液的屏蔽间内，这些不明活动物体消耗坍塌液，同时将金属制品分解还原为金属单质粉末。苏联国立大学以“患者”（Идиот）命名此物体。

而这正是克里姆林宫所寻求的完美武器。

=====
档案编号：“苏联-N2-TS”

分类：政治人物材料

密级：[机密]

来源：[]

克格勃第16局（遗迹研究与保卫局）局长

红星勋章获得者，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获得者，列宁勋章获得者，俄罗斯联邦国家特殊津贴领取者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茨维贡

Цвигун, Михаил Семёнович(1953.3.4-)

米哈伊尔·茨维贡是克格勃历史上最年轻的部门负责人，也是苏联最后一任16局局长。俄罗斯族，1951年3月4日出生于摩

尔多瓦首都基希纳乌（基什尼奥夫）。幼年的米哈伊尔随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的家人在各个共和国辗转，至今没有完整履历存世，目前仅知道他曾在塔什干、巴库上过学。十一年制学校毕业后，米哈伊尔顺理成章地进入克格勃下属的红旗捷尔仁斯基高等学院就读密码专业。

1973 年年中（日期不详），由于 OKB-10 失联事件的影响，克格勃决定选派一批新人充实第 16 局，米哈伊尔位列其中。由于其卓越的业务能力和家庭背景的显赫，米哈伊尔在 16 局爬得很快。在 1976 年成为局长助理之后，米哈伊尔接触到了大量核心机密，但是经他主持的保密工作从来都滴水不漏。尽管有人在背后偷偷叫他“锁匠”一类的绰号，然而在明面上大家都只叫他米沙。甚至到 80 年代他已经成为了需要被年轻人称呼名字和父称的年龄的时候，他也坚持要年轻人在非正式场合叫他的小称，据说是能让自己显得年轻些。1981 年，米哈伊尔化名为技术专家鲍里金，参与指挥了开伯尔山口的特别行动，获得了一枚红星勋章。

1982 年，由于父亲去世和欣赏他的苏斯洛夫病逝，米哈伊尔彻底失去了他的显赫的后台，而且是一次两个。然而，安德罗波夫对他颇为信任，甚至宠信他超过时任的 16 局局长。1983 年 12 月底，他以 32 岁的年龄难以置信地扛上了上校军衔，成为了 16 局局长。这也是历史上 16 局局长军衔最低的一次，以往至少要少将领衔，这令他受到了同学们的广泛羡慕——和嫉妒。不过，由于 1983 年《日内瓦公报》的影响，与遗迹技术相关的设备在 1983-1984 年间被逐步封存放弃，OGAS 系统也被迫转向非军事化。米哈伊尔起草了将 OGAS 平台与关系到国民经济运行的外围自动化系统分离的计划，至此“OGAS——国民经济自动化系统”这个日后让学术界更加熟悉的名字就替代了原有的含义，成为这个独立运行的、基于地球科技的经济结算体系的名称。

1980 年代后期，由于丧失了 OGAS 母系统的支持，外围应用系统民用化所需的迭代升级的困难性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同一时间因为 ELID 和石油造成的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苏联的政治经济运行状态也开始出现不稳定。安德罗波夫总书记每况愈下的身体条件也令外界对苏联政治的走向产生了疑问和忧虑。米哈伊尔在这一时期全力投入对 ELID 问题的处置工作，同时将 16 局全部重心放在 OGAS 全国民用化应用上，根据 OGAS 项目技术总监格卢什科夫的部分笔记我们可以推断，当时米哈伊尔以及苏共中央认为这套系统的实用化将可以成为改革全国计划经济效率和政治结构改革的突破口，也因此即便全球对遗迹科技都开始恐慌性报复后，米哈伊尔也在利用手头可获得的尽可能多的资源为系统备份和必要时的封存、停运做准备。1991 年 3 月 31 日联合国通过《遗迹技术公约》之后，米哈伊尔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拖延封存日期，尽最大可能地保护了苏联几十年遗迹开发的遗产。然而即便是这样也没有挡住俄联邦的寡头们的野心，最终在 1991 年 8 月 19 日随着列宁格勒的一声枪响，曾经被称为苏联的国家也终于落下它的旗帜。在寡头们和政治投机者享受完大捞特捞的乐趣之后，遗迹技术相关的问题被彻底忘在脑后了，米哈伊尔很快从炙手可热的红人变成了联邦安全局一个冷板凳部门的一把手。到了 1993 年，随着全球开始重新对遗迹技术感兴趣，米哈伊尔的门庭又开始红火起来。不过，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米哈伊尔坚决地辞去了职务，大大咧咧地跑去自己的母校教书了。然而实际上，接手他的摊子的人基本都是米哈伊尔亲自培养起来的年轻人，就算米哈伊尔躲在学校，一切的重大事务最终也是他拍的板。1999 年 8 月 10 日，普京在就任总理后的第二天致电米哈伊尔·茨维贡，向他咨询了关于遗迹相关问题，具体内容不得而知，然而俄联邦在 1999-2001 年的遗迹技术泡沫中一直保持着冷静和克制，甚至

被西方和日本媒体嘲笑为不会做生意。

在动荡的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年仅 50 岁的米哈伊尔尽可能地伪装成一个没有多少雄心壮志的教书匠，在联邦安全局的学院里给年轻人讲授密码学课程。在他身体上，一些当年的同僚发现了不同寻常的变化：米哈伊尔老得比别人慢。最后，米哈伊尔不得不设法伪装出自己已经“按时”衰老的样子。然而，目前所能知道的信息里，他在 2012 年退休之后并没有彻底淡出遗迹事务的圈子，而是开始试图物色自己真正的接班人，当然，在他的学生里他一直没有找到。

2022 年，米哈伊尔应邀去波兹南大学参加一个与遗迹研究相关的讨论活动。在听众中他遇见了一名华沙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提了一个关于三进制研究的问题。会后，这名大学生拿着自己的一些手稿和收集的资料向他求证关于开伯尔山口的事情，米哈伊尔惊异地发现这个人仅仅利用公开报道的信息和一些流言就逆推出了他当年整个作战行动的大致全貌。这个人就是后来新苏联内务部的掌门人，维克多·巴甫洛维奇·泽林斯基。两人从此建立了超乎寻常的友谊，甚至可以说情同父子（米哈伊尔本人离婚后孩子们跟母亲过，并且改姓。似乎是他敦促孩子们这样做的）。目前并不清楚泽林斯基从米哈伊尔身上学到了多少东西，但是 2030 年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2030 年，年事已高的米哈伊尔拒绝了俄联邦政府的邀请，没有出来主持北兰岛事件后续处理工作，只是把手中可用的部分材料提交给了政府。然而，新苏共运动手中拿到的资料比俄联邦政府更全。在俄罗斯联邦地方的寡头和实力派晕头转向的时候，新苏共开始利用网络动员群众自救，甚至在很多地区干脆架空或吞并了联邦紧急情况部，实际上接管了救灾行动。救灾结束之后，俄罗斯联邦政府各强力机关和政客们掀起了一场针对新苏共的全面打压，然而激起了意想不到的反应：一场革命在酝酿。很快，在米哈伊尔的支持下，领衔苏共政治保卫力量的泽林斯基干净利落地在两京打垮了所有反布尔什维克的图谋。在军队的主体和各地强力机关望风倒向布尔什维克之后，布尔什维克打赢了短暂的内战，让苏联重新在俄联邦的废墟上复活了。但是自 2032 年 3 月明斯克会战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在莫斯科见到过米哈伊尔。他的退休金领取也从 2032 年 4 月开始终止。不过，根据苏联武装力量中央档案馆的记录，2032 年 2 月初，有人在恰什尼基前线指挥部见到一个佩戴内卫军中将军衔的老人在看似漫不经心的护卫下进出，虽然面貌苍老，但是走路非常利索。

第三章：遗迹武器开发的中期时代（1961-1974）

1961 年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份。1 月，美国刚与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断绝外交关系，4 月中情局就急不可耐地组织古巴雇佣军反攻古巴——并在全世界面前丢了老脸。但古巴的失败并未让华府方面却步。在 5 月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南越和高调展示雄心勃勃的“阿波罗”计划（登月计划）后，6 月举行的维也纳首脑峰会上，美苏两国的最高领导人谈得不欢而散。对于遗迹武器而言，“愚者（Идиот）”的意外出现为克里姆林宫方面添加了一张分量十足的“牌”，但只有在恰当的时机打出这张牌，才能赢得这场“勇敢者的游戏”。经历了 7 月的复原暂停、8 月的第三次柏林危机和恢复核试验后，赫鲁晓夫选择向美国打出这张牌——苏联高调地在十月革命胜利庆祝阅兵仪式上展出的“愚者”一瞬间浇灭了华府嚣张的气焰。肯尼迪在次日就宣布废弃“阿波罗”计划，并将其预算投入“遗迹文明”的勘探中，但时间并不站在美国人这边。

1962年6月22日，当三进制控制总线原型机，叶梅利亚一型(Емеля-1)试验成功后。克里姆林宫成了这一场游戏的必胜玩家。在与卡斯特罗的会面后，苏联人不但向古巴输送防空导弹和新型歼击机，还部署了刚刚完成试验的“愚者”。在随后的古巴患者危机中，匮乏遗迹技术情报的美国政府被迫通过撤出欧洲的核导弹换取苏联撤出在古巴的“愚者”。这直接导致随后的几年里，北欧诸国一个又一个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体化军事机构。

颜面扫地的失败让华府开始削减常规军的预算，并将所有筹码押向遗迹技术。在这种可以说有些不够理性的投入下，美国方面的遗迹武器开发也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与苏联方面开发遗迹技术的模式不同，北美探明的遗迹中大多数为不同类型机械的残骸，而这些残骸被送往了著名的“臭鼬工厂”。在那里，美国的工程师通过测绘和逆向工程这些残骸，在航空和航天发动机的新设计上得到了很多新点子。

除此之外，美国人还率先将坍塌液直接用于战争。1967年11月，在D-9贝塔-祖玛遗迹发现坍塌液后。“ARPA”迅速对坍塌液进行了长达9个月的测试，而在确认了坍塌液危险的特性后，欣喜若狂的五角大楼反而怂恿总统在越南战争中率先使用坍塌液。而急于从古巴患者危机中找回面子的总统则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动用坍塌液轰炸北越的命令。

在越南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时，苏联方面则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愚者”的深入研究中，此时的苏联遗迹技术开发已经进入缓慢增长期。60年代的后半叶，国立大学在“愚者”上的进展是缓慢的，这也引发克里姆林宫方面的不满。不过他们最终还是拿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1971年，塔巴沙尔-B“海星”成功实现“愚者”的稳定化，同时也终于明确了“愚者”的正体。伴随着三进制控制总线“叶梅利亚”的改进型(Емеля-M)定型成功，“愚者”复制的个体和叶梅利亚控制器的组合体定型装备，代号“梭鱼”(Шука)的战略武器正式纳入了苏联武装力量序列。

比起苏联直接将遗迹产物作为武器使用，美国方面则在遗迹技术的二次应用上进展颇多。1964年，臭鼬工厂通过测绘残骸发现了一种远胜于J58项目的新型推进引擎，并于1965年成功地完成代号为J64的引擎开发工作。随着使用这种航空引擎的SR-71A在1967年试飞成功，美国人获得了对苏联进行高空高速侦查的能力。但他们的野心还不止于此——为什么不能同样地设计一款高空高速的轰炸机呢？高空高速战略轰炸机项目就此立项。

除了飞行器，美国在海军的遗迹武器开发方向上也有所建树。通过对1969年在D-51遗迹中发现的船只推进器残骸进行分析，美国人成功突破电磁推进液体的技术瓶颈。这种技术可用于核潜艇和驱逐舰上，通过降低推进系统的噪声，可使驱逐舰获得更大的声呐捕捉范围，亦可使美国的核潜艇在大洋中如悄无声息的幽灵一样神出鬼没。

美国人在遗迹武器开发上的步伐逐渐赶上了苏联人，一方面是华府向遗迹领域投入的程度远超克里姆林宫，另一方面是西方团队合作体系上的效率远胜于克格勃单一主导的模式。虽然在技术水平和武器种类多样性上美国已经追赶上苏联，但是在服役的武器总数中，苏联人依然有压倒性的优势。1972年，伴随着美国国内对于越南战争的压力逐步升高，以及中国越南之间的分歧逐步扩大，美国方面向中国抛出了橄榄枝，并在同年5月向苏联方面寻求体面退出越南战争的可能性。《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先进研究计划局(ARPA)更名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DARPA)，以

及尼克松总统依然对越南战争抱有侥幸心理下的访问苏联。这一切都被克里姆林宫看在眼里，再度打出“愚者”这张牌成为了必然结局。

1972年的十月革命胜利庆祝阅兵仪式上，32组“梭鱼”接受公开检阅。高调展示如此多的“梭鱼”，对西方的震撼远超出十年前的首次检阅。此前按照ARPA的评估，苏联方面在十年内应该无法将“愚者”完全控制并形成有规模的作战力量。但所有的假设、推定和评估伴随着“梭鱼”的公开检阅，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这次阅兵后，尼克松总统决心放弃南越政府。1973年，伴随着《越南和平协议》签署和美军的撤出，脱离越战泥沼的美国将未来的主要国防目标放在同苏联竞争遗迹武器优势上。

=====档案名称《使用遗迹气体轰炸的毁伤评估》
分类：军事评估报告
密级：最高机密
来源：[国防情报局]
备注：1969年7月8日

7月5日，企业号航母上的雷神中队完成了首次对越南的遗迹气体轰炸。12小时后，从航母上起飞的战术侦察机对同一地区进行了快速侦查。本报告仅通过空中侦察的影像和照片进行分析，进一步毁伤效果评估需要实地远行侦查。

[资料删除]

首先是这张高空照片。从图上我们能看出，这些洒落在森林中，半径500米的焦面就是我们轰炸的直接效果。这是串联在“遗迹气体”储罐后面的高爆炸药在300米的高空引爆后的效果，从前一个月的照片对照我们可以看出，“遗迹气体”轰炸至少破坏了3000公顷的阵地。

[资料删除]

然后是这一段30秒的低空侦查录像，注意胶片上出现的这种光斑。这并不是单纯的幕帘漏光所形成的光斑，光学影像专家认为这是强烈的电离射线在胶片上留下的痕迹，和ARPA在实验时出现的那些光斑属于一个类型。由此可推断，现场弥漫着强烈的电离射线，以至于在2000米飞行的侦察机都收到了照射。

[资料删除]

紧接着是画面中的这些森林，这些有规则形成的圆形焦土就是我们“气体炸弹”的效果。注意这些土地上隐隐约约可见的残骸——这些车辆的后半段，在桥箱上的这些AK74步枪说明车辆上的士兵甚至没有时间跳车进行防御。对照同一位置的航拍照片我们可以看到，AK47上的木质枪托和护木已经不翼而飞。这些“遗迹气体”如同实验所展示的那样，对于有机物有着针对性的侵蚀性。除了对有机物的侵蚀，“遗迹气体”在侵蚀的过程中还放出了惊人的热量。看看这些卷曲的枪管，只有上千度的高温才能让枪管弯曲到这个程度。同样的还有另一张照片，地表这些亮晶晶的东西是釉，只有上千度的高温才能让土地中的矿物原料形成这种亮晶晶的东西。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遗迹气体”在实战中的表现符合ARPA得出的推论，在有机物的侵蚀和释放热能上它们比任何一种我们已知的武器都强大。目前企业号上还存储了约200立方米这样的“遗迹气体”。我们强烈建议五角大楼对企业号上的“遗迹气体”进行补充，目前的储备仅足够我们再进行3-4次同类型的轰炸。

第四章：遗迹武器开发的后期时代（1974-1981）

1974年对于美国人是一个好消息。一年前试飞成功的高空高速战略轰炸机“曙光女神”量产得非常顺利，他们特意选择从加拿大起飞，横跨了整个苏联并于莫斯科时间5月1日上午9点通过莫斯科上空，仿佛这样可以血洗两年前的羞辱一样。作为对“横跨铁幕”的回敬，克里姆林宫干脆致电北越政权，支持他们对南越发动总进攻，并同时对“愚者”进行进一步改造开发。原本美苏两国都卯足劲准备进一步在遗迹武器上进行较量，但越南出乎预料的战争打乱了遗迹武器的开发方向。1975年1月，北越对南方的进攻打响后，南越军队和政权如一盘散沙一样，迅速地土崩瓦解。南越原本拥有整个东南亚最强大的作战部队和武器装备，对北越方面更是有数和武器上的压倒性优势。却因为士气溃散和指挥失灵被迫各自为战，并在被北越方面分割包围后迅速溃败。

南越的迅速溃败让美苏双方意识到，纵有强大的遗迹武器，一旦指挥失灵或士气溃散，也只落得被动挨打的结局。1975年后，美苏双方都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信息和指挥网络的开发上。

美国方面，ARPA所建立的ARPA网络投入资源。ARPA网络是一种分布式的网络系统，它没有核心主机，不需要中心控制，所有的通讯数据和信息包依托网络节点传输。这种架构的好处是即便网络上的各个终端和节点遭受打击，只要还有残余节点和终端工作，通讯就依然可以被维持。1975年后，ARPA网络被移交美国国防部通信局管理。直到1981年美苏两国签订《遗迹武器限制条约》为止，DARPA一直在努力建设一种基于ARPA网络的曙光女神自动控制系统。

苏联方面的策略则完全不同，克里姆林宫一直对维克多·格卢什科夫所主导的全境自动化系统（OGAS）有所投入。在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他们加速了这种网络的建设。OGAS系统的树形结构可以随时让上一级主机掌握下层主机的情况的同时，还允许上层主机授权各下层机直接通讯。授权系统的存在解决了中央控制网络节点的部分短板的问题，但授权本身依然依赖于上层主机。倘若这些主机节点遭受打击，便无法修改下层网络的授权，从而在某些情况下会降低指挥通讯效率。尽管如此，1975年后，国立大学的主要工作目标就是设计一种基于OGAS

网络的“梭鱼”指挥系统。

尽管美苏双方在遗迹武器开发的后期时代将重点放在遗迹武器的指挥系统上，但并不代表着遗迹武器本身的开发就完全终止。美国人在1978年成功试航了电磁推进系统的新型核潜艇，两年后完成了三艘这样潜艇的部署。苏联人则成功在阿富汗实战运用了“梭鱼”，并为疯狂的遗迹武器开发时代画上句号。

=====
档案编号：[REDACTED]
档案来源：克格勃十六局保密处

该副本仅限阅读 - 严禁拷贝 - 阅览后应立即销毁
有效时限 -25 年
保密更新日期 -2050 年

档案标题：开伯尔山口“梭鱼”部署效果记录
档案日期：1981年1月7日，签署人：技术专家 - 鲍里金

1980年12月5日，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最终授权阿富汗战区司令部向开伯尔山口附近的反叛分子训练营发动进攻，并由794近卫工程团在战斗中测试“梭鱼”的实战效能。以下报告将简单叙述“梭鱼”的整个作战过程。而毁伤效果的评估，则需要进一步近距离侦查作为参考结果。

圣诞节前，米-6直升机将4具“梭鱼”从塔吉克斯坦的铁路枢纽运抵喀布尔郊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基地。在度过了一个短暂的假期后，1月2日，整个负责“梭鱼”的近卫794工程团全体登机，以空中机动的方式前往贾拉拉巴德，对梭鱼进行最后的调试。目标是70公里开外，国境线另一侧的兰迪科塔尔。中央情报局在那里建设了一个大型训练营，约有一千名武装分子在那里接受训练。空运“梭鱼”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梭鱼”本身加上运输所需的“罐头”，几乎要达到米-6的外挂重量上限。在战战兢兢中，近卫794工程团还是成功将“梭鱼”运抵贾拉拉巴德外的临时行动中心，没出现任何差错和意外。

根据作战计划，作战部队将通过无线电控制台指挥“叶梅利亚”控制总线，让“梭鱼”直线向兰迪科塔尔的训练中心冲过去。在两千米的距离上激发它们，进入“吞噬”模式，然后将敌人全部“吞噬”。1月4日夜，近卫794工程团完成了对“梭鱼”的最后一次检查后，解除最后抑制它们行动的保险。1月5日0时，行动准时开始。为最大程度上隐蔽“梭鱼”的踪迹，作战部队选择夜间出击，并且保持灯光管制。由于毒刺导弹在阿富汗的横行，近卫794工程团的大多数成员在贾拉拉巴德的行动中心等待执行对梭鱼的消灭作业，其余作战人员搭乘车辆跟随“梭鱼”发动进攻。1月5日早7点14分，“梭鱼”抵达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作战部队在制高点上确认兰迪科塔尔内训练中心的位置后，向“叶梅利亚”控制总线下达了进攻指令。

7点30分，4具“梭鱼”从阿富汗一侧的山头冲下，以每小时32公里的速度在山丘上爬行，越过山间的河流，直接向6公里外的兰迪科塔尔冲去。

7点45分，兰迪科塔尔内的守卫侦察到“梭鱼”的踪迹，并拉响警报，此时“梭鱼”已经进入“吞噬”模式。

7点55分，“梭鱼”1号，2号从北侧的公路攻入兰迪科塔尔。

8点03分，“梭鱼”3号，4号从西侧的山脉攻入兰迪科塔尔。

8点05分，在攻入兰迪科塔尔后，“梭鱼”遭遇火箭筒和重机枪的攻击。但是这些武器未能对其造成任何损伤。

8点10分，兰迪科塔尔北部防线被“梭鱼”1号，2号突破。

8点11分，兰迪科塔尔北部防线被“梭鱼”3号，4号突破。

8点15分，敌武装人员沿边境公路向兰迪科塔尔地区的核心地带集结，企图集结力量抵挡“梭鱼”的进攻。

8点22分，1号，2号“梭鱼”沿公路南下时，遭遇105毫米火炮的火力覆盖，未造成任何损伤。

8点23分，3号，4号“梭鱼”遭受多方向的反坦克火箭筒攻击，未造成任何损伤。

8点24分，“梭鱼”突破敌武装分子防线，向兰迪科塔尔核心地带的美国军事顾问团驻地进攻。

8点28分，“梭鱼”遭受多个方向的反坦克火箭筒攻击，同时遭受60和80毫米迫击炮攻击，但敌人的攻击未造成任何损伤。

8点30分，兰迪科塔尔核心地带被“梭鱼”攻破，敌武装分子开始逃窜。

8点31分，下达返回指令。

8点40分，“梭鱼”1，2，3，4号机返回出发地。

8点51分，“梭鱼”1，2，3，4号机成功装入“罐头”，由米-6直升机运返贾拉拉巴德。

9点25分，贾拉拉巴德的794近卫工程团在“梭鱼”落地后，迅速展开消洗作业，清除“梭鱼”沾染的坍塌液，并检测是否有坍塌液泄漏。

回收“梭鱼”后，从坎大哈起飞的侦查型Mig-25对兰迪科塔尔进行了数次侦查，带回了宝贵的诊疗资料。照片上被切割一半的房子证明，“梭鱼”如塔沙巴尔-B测试的那样将一切挡在它面前的物体粉碎回单质状态。而另一张照片上焦黑的痕迹则证明，“梭鱼”在运行时会产生宽达8米的尾迹。尾迹中闪闪发光的东西是铀，说明在运行的时候“梭鱼”会产生上千度的高温。只有这种高温才能让土地中的矿物原料形成这种亮晶晶的铀。这与塔沙巴尔-B的测试结果相吻合。

可以得出结论，“梭鱼”是一种利用坍塌液的危险武器。它可以将坍塌液转变成分解物质的力场，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释放出大量的热。同时，“梭鱼”在这一运转过程中溢出的坍塌液一旦污染周边环境，则会引发与塔沙巴尔-B中一样的ELID Infected案例。

第五章：遗迹武器开发时代的结束（1981-1983）

E.L.I.D.—低辐射广域性感染症。这是遗迹武器带来最危险的副产物，也是差点葬送了人类文明的险恶疾病。早在1976年，美国人就在“自由女神”系列的遗迹技术实验中观测到首例ELID死者，但直到1981年阿富汗的首次“梭鱼”亮相。美苏两国才在谈判桌上不情愿地谈论起这种致命的疾病。显而易见的是，遗迹武器在使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引发ELID，而美苏双方都没有有效的手段预防和治愈这种疾病。美国在越南投下的坍塌液炸弹导致了十余万人死于ELID，而苏联在阿富汗使用“梭鱼”，将ELID引入卫生条件堪忧的中亚和中东。

在美苏双方放下猜疑，进行了数轮开诚布公的讨论后，双方惊恐地发现继续保持和使用遗迹武器将不可避免地扩散ELID。在意识到“保持相互毁灭的能力”的政策最终滑向“导致相互毁灭”的现实后，美苏两国迅速达成共识并相互公开遗迹武器的开发和存储情况。为避免事态滑向不可控的局面，双方于1981年签订《遗

迹武器限制条约》，宣布停止一切遗迹研究和遗迹武器的军事部署，已部署的遗迹武器也将限时予以拆解。

尾声：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ELID在全球肆虐，超级大国们的失败应对让政治家们意识到，这场危机唯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方可度过。为应对全球大规模扩散的E.I.L.D（低辐射广域性感染症）和减少超级大国在全面消除遗迹武器后进行第二次军备竞赛的风险，1983年7月1日，安德罗波夫与里根在日内瓦发表《日内瓦公报》，宣告结束长达35年的美苏高强度对抗。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开始了，而遗迹武器，伴随着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结束，就此被埋葬。但我们无法知道这是否就是它们的结局，也无法知道在不远的未来，野心家和阴谋家又是否会重新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让遗迹武器横行于这个世界。

=====档案编号：=====

档案来源：苏共中央

公开资料

档案标题：《日内瓦公报》

档案日期：1983年7月1日

“我们在此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名为冷战，由两个阵营领导的全面的军事、经济、政治对抗的时代结束了。在这个超越种族、国家的世界性危机面前，双方选择放下彼此的成见与意识形态，我们不得不，也必须团结起来确保全人类的延续。今日我们双方以这样的精神共同签署这份公报。”——《日内瓦公报》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
罗纳德·威尔逊·里根

=====遗迹武器流出评估 - 会议简报

记录时间：1992年4月29日

联合国遗迹科学署

1991年8月19日，苏联国内发生政变。同年12月，俄罗斯联邦成立，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相继独立。中亚五国作为前苏联中亚地区重要的军事枢纽，不但曾部署过庞大的常备武器单位和少数的战略，战术核武器单位，还曾经部署过“梭鱼”系统。

如果情况真如1990年苏联政府披露的《遗迹武器部署情况报告》所描述的那样，那么中亚的这一地区内至少应有四个“梭鱼”的行动基地，并存储至少超过五千立方米的坍塌液。现在，这些遗迹武器落入了政局不稳的中亚五国手中。虽然我们相信这新诞生的五国政府会继续遵守《遗迹武器限制条约》，但我们不相信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去防范最恶劣的事态：恐怖分子在寻求契机夺取这些遗迹武器，国家内部腐败分子也难以抵抗高价的诱惑，极有可能瞒报并出售这些遗迹武器。一旦遗迹武器流向国际武器市场的黑市，后果不堪设想。

“梭鱼”的流出风险并不高。一方面是如此显眼的遗迹武器过

于招摇，武器黑市通常并不欢迎这种一眼就能看到从哪里来的货物。另一方面是梭鱼系统所必须的控制总线早已被苏联方面集中封存销毁，目前具备能复原“叶梅利亚-M”的技术被俄罗斯政府所控制。

因此建议将力量集中在坍塌液的管控上。

坍塌液的存在本身就过于危险，这些危险的物资只要与爆炸物串联在一起引爆，就可以激发其特性并造成难以想象的伤害。

因此，我们需要莫斯科方面派出合适的人员配合我们的工作。新的俄罗斯联邦政府必须承担起中亚五国独立后的遗迹武器管控责任，我们需要得到他们的信任，方可与他们展开更深一步的合作。

=====档案编号“苏联-N2-K”

分类：政治人物材料

密级：[机密]

来源：[]

内卫军大尉

“安洁莉娅”安娜·维克多洛夫纳·崔

Капитан Цой, Анна Викторовна (2032.8.22-)

俄罗斯朝鲜族，出生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父亲为一名普通的铁路工程师，母亲为中学教师。7岁时父亲被选调至苏联交通部工作，随家人到莫斯科生活，平静而美满的生活看起来会一直持续下去。

2045年莫斯科时间3月2日凌晨2时，由于局势紧张，维克多·崔所在的单位临时加班。半小时后，突破莫斯科导弹防御网的唯一一枚民兵III型分导弹头命中了维克多·崔所在的铁路枢纽站附近（未能完全按设计指标起爆）。开车去接维克多·崔的斯维特兰娜·辛也一同失踪，后被苏联内务部战时阵亡，失踪和致残者统计委员会认定为遇难。由于远调自乌兹别克斯坦，没有亲戚在身边，核武器爆炸之后莫斯科的秩序出现了混乱，交通部第3住宅区的居民代表只好把她交给了正在组织交通部人员撤退的内卫军第36旅的一个分队。

在苏联政府按照预案加速从大城市疏散群众之后，安娜于同年3月29日随一批由交通部和附近数个街道、学校组成的难民队伍一道，被疏散至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的首府奥尔忠尼启则（旧名弗拉季高加索）。在路上，安娜与护送难民的内卫军36旅9连的战士们逐渐熟悉，并且很快地成为了好朋友。但是一直到她抵达奥尔忠尼启则后一个月，她才正式得知了自己父母已经遇难的消息。年仅13岁的安娜很快变得沉默少语，9连的战士们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变着法子给她寻开心，想办法带她出去玩，甚至偷偷带她坐装甲车。安娜最后被安置到父亲的前同事和好友伊斯玛仪·易卜拉欣莫夫家里，和他一家四口（两个15岁的男孩）一起住在别斯兰市，离36旅驻地只有几公里路程。外面的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然而奥尔忠尼启则却平静如常，除了市场供应状况不佳，副食品缺乏之外，日常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人们在周六下午依旧会去剧院和艺术之家参加文艺活动。安娜也继续着她的学业。

2047年4月的一天，苏联内务部部长泽林斯基在视察途中

见到了上学路上的安娜，此时她七年级——方式有点特别，坐在9连的一辆回旋镖装甲车上（291号）。9连的连长茨维塔耶夫事后自然免不了挨一顿营长的臭骂，但是泽林斯基和装甲车上的安娜握手的画面却被随行记者拍了下来，成为战争时期后方广为流传的一张新闻照片。后来，泽林斯基和安娜有一些书信往来，当然由于现实情况，这种旨在密切干群关系的书信往来并不可能持久。

战争胜利了。然而对于马上就要从十一年制学校毕业的安娜来说，2050年9月1日却成为了她人生的分水岭。俄联邦时代猖獗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分子在2030年后遭到了巨大的削弱，然而外高加索长达四十年的独立和混乱状态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足够的土壤。随着战争的结束，联盟安全局在2050年上半年一举打掉了外高加索所有的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核心团伙，然而以马斯哈多夫为首的核心“迁徙行动组”却一直未能落网——当然，网在不断地收紧。为了报复战后苏联在西欧组织各国全力围剿他们的同类的行为，马斯哈多夫孤注一掷地调集了能调集的所有力量，于9月1日在联盟安全局阿尔法突击队和内卫军36旅开始收网之前的1小时，分两批从别斯兰附近的藏身地出动，直扑别斯兰第一中学。

除了警察之外，阿尔法和勇士特种分队与内卫军36旅9连同时赶到现场。然而劫持了一千多名师生和家长的恐怖分子亮出了一个由遗迹电源改造的爆炸装置，要求苏联政府立即停止与西欧各国的反恐合作，释放所有在押嫌疑犯，否则将引爆电源。但是，劫持者中的女性成员发现劫持对象多半是孩子之后，开始拒绝射杀人类。对峙11小时之后，恐怖分子中似乎发生了严重的内讧。现场指挥官决定立即发动强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恐怖分子引爆电源。在强攻的过程中，由于恐怖分子携带的遗迹设备开始出现熔毁，干扰了通讯，所有人——特种部队，内卫军，警察，恐怖分子，以及人质和武装的群众——都变成了聋子和瞎子。

被困在体育馆里的安娜在混乱的交火中发现恐怖分子把那个“大炸弹”丢在了体育馆的正中心，于是她沉着地趁所有恐怖分子开始向窗边运动还击的时候冲了过去，把所有的线路一把拔了下来。倒计时停止了。然而行将灭亡的恐怖分子开始调转枪口对准学生们胡乱射击，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然而安娜蹲在那个炸弹附近，炸弹的安全箱为她挡下了所有的子弹。

血腥的战斗很快结束，20名恐怖分子无一漏网全被击毙，然而已经有186名学生和更多的家长倒在了血泊之中。安娜的班级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同学，闻讯赶来的伊斯玛仪·易卜拉欣莫夫也在交火中负伤，长子艾赫明不幸遇难，次子拉姆赞在混战中失去了左臂。36旅9连牺牲四人，其中2人是负责撞开校门的291号车的车长和驾驶员。两天后，安娜和伤心欲绝的易卜拉欣莫夫夫妇一道安葬了艾赫明之后，把自己锁在屋里长达6小时。当伊斯玛仪惊恐地砸开了门之后，却发现安娜只是把自己的头发剪掉了，并写了一封给泽林斯基的信。

一年之后，在奥尔忠尼启则第二中学毕业的安娜进入了内务部在奥尔忠尼启则的‘C.M.基洛夫红旗内务部高等指挥学院，很快又转到莫斯科学习，自那以后，维系她与易卜拉欣莫夫和自己父母的亲友联系的渠道，就只有大约每三个月来一次的几封信。易卜拉欣莫夫夫妇最近一次听到安娜的消息，是在2059年的11月，她买了一些在外省难以购买的高档日用品和副食品发回别斯兰，附上了一封短信，和她自己身着军装制服的照片，扛着上尉的肩章。

=====

档案编号“苏联-N2-Z”

分类：政治人物材料

密级：[机密]

来源：[]

内务部部长兼联盟安全局局长 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 政治局委员
维克多·巴甫洛维奇·泽林斯基
Зелинский, Виктор Павлович (波兰语 Victor Zieliński) (波兰 - 白俄罗斯血统, 白俄罗斯) (2000-)

在波兹南出生长大，母亲为一名大众汽车销售经理。父亲是大众汽车组装线员工。清瘦，个子很高（192），生活非常朴素，非常喜欢孩子。未婚，可能是同性恋者。

华沙大学数学系毕业。毕业后回到波兹南大众汽车厂成为一名设计工程师，仅仅一年后在波兹南大众汽车厂罢工期间由于组织了秘密的武装团体与其母一同遭开除，而父亲死于可疑的酗酒冻死。回到娘家布列斯特后参与了俄联邦共产党活动，后成为俄联邦共产党新旗帜派的内保、秘密行动负责人。擅长制定缜密的计划。革命后历任布列斯特安全行动处处长，白俄罗斯安全委员会主席和白俄罗斯内务部部长。2034年成为联盟安全局常务副局长。

革命时，这个年仅30岁的前大众汽车设计工程师已经在党的秘密战线工作了六年，成为了苏共的政治保卫与情报委员会主席，他在情报工作上的天分令人震惊，让监视他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特工完全抓不到合适的把柄。当然最令人震惊的是，2031年8月的一天，他们监视的对象大摇大摆地带着一群通缉对象走进了卢比扬卡大街11号的FSB总部，宣布接管。这场看似闹剧的行动实际上早有苗头，联邦安全局内一直有一群苏共的同情者。在社会舆论、倒戈的军队以及内部的压力下，联邦安全局完成了一场紧张而不流血的权力交接，苏共为此也进行了相当的让步，比如不再深究联邦安全局既往的不明预算。

联邦安全局向苏共投诚之后，由于国内政治斗争形势依旧紧张，苏共中央不得不祭出传统保留节目：组建涵盖大多数国家安全职能的大内务部。然而这一动议毫不意外地遭到了包括内务部、联邦安全局、对外情报局乃至国防部的抵制，甚至在最高苏维埃全体会议上也遭到了高票的封堵。哪怕群众目前支持这个被称为苏共的政党，在很多人眼里这个苏共仍然不过是旧苏共的拙劣模仿者。泽林斯基也并没有在2031年年底立即当上FSB的局长，而仅仅是以联邦安全局副局长这个不那么抛头露面的身份出任临时协调组织——国家安全机构跨部门协调会议的主席。然而，2034年随着最高苏维埃通过《国家安全、执法与情报机构改组方案》，大内务部颇有戏剧性地出现了，坊间的议论一下子变得多了起来。然而，这个看起来跟贝利亚时期的内务部颇为相似的“新NKVD”不仅名字没变，旗下的联邦安全局、对外情报局、联盟内务执法局都各行其是，连军服都没穿一样的（至今依然如此）。据说泽林斯基利用手头掌握的各个情报山头的黑材料和米哈伊尔的关系，控制、清退了一批不服管的情报和执法机关官僚，并利用联邦安全局内的党务关系牢牢掌控住了整个系统。

自动化步兵排和班组作战手册

自动化步兵排和班组作战手册
FM 7-8A
Released in 12.Feb.2048

第一章 作战原则
第二部分 班组行动
1-5 班组单位的任务和首要责任

1. 班长

任何型号的自动战斗人形皆无法脱离人类指挥完成作战，一名自动化步兵班指挥者应时刻记住，凭人形的基础自动控制能力，是无法完成任何战斗目标的。人类士兵需要随时准备承担起人形单位的指挥责任，因此自动战斗人形的班长必须由人类士兵担当。每位自动化步兵班班长需以士官身份获得《C1类电子设备使用执照》后方可入选自动化部队筛选，再经过人形指挥培训后方可成为人形指挥员。人形指挥员在战场上承担班组和人形指挥的职责，所有的战术指令由上级发出后需经过指挥员，指挥员需承担发起、组织和指挥战斗的全部责任。他们的主武器为突击步枪，同时需配备防御性手雷。战斗打响后，人形指挥员的首要任务是隐蔽自己，其次才是指挥人形作战或参与战斗。切记——你的生存比战斗更重要，生存并恰当指挥人形作战才是人形指挥员的首要任务。

2. 副班长

副班长负责协助和建议班长，承担执行班长下达的作战任务的责任，并且在班长丧失指挥能力的情况下，随时接替班长指挥自动战斗人形的任务。副班长在班长同样的武器装备上多携带一具下挂式榴弹发射器，每位自动化步兵班副班长需以士官或经验士兵身份获得《C1类电子设备使用执照》后方可入选自动化部队筛选，再经过人形指挥培训后方可成为人形指挥员。每个副班长直接指挥一个火力组，在标准自动化步兵班编制下应包括一名通用机枪手，一名加装下挂式榴弹发射器的突击步枪手，两名突击步枪手。战斗打响后，副班长负责接收并执行班长下达的命令，指挥自动战斗人形向目标发动进攻，寻找或构筑合适的掩护组织防御。每位人形指挥员应随时保证自己直接指挥的人形在目视范围内作战和有效指挥范围内行动，指挥形式包括手势、语言和射击。指挥员应时刻保证你的指挥信号简洁明确，并且时刻保持与上级的联系。战斗打响后，人形指挥员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自己，其次才是指挥人形作战或参与战斗。切记——你的生存比战斗更重要，生存并恰当指挥人形作战才是人形指挥员的首要任务。

3. 自动化步兵班组结构

自动化步兵班组至少应由一名人形指挥员班长，两名副班长和八名自动战斗人形构成。每个班根据其人员构成两个火力组，执行战术行动，相互掩护、进攻或防御，具体参考野战手册 7-8《步兵排和班组作战手册》。人形指挥员应使用与指挥人类士兵相同的方式指挥自动人形。自动战斗人形拥有服从和执行其中任何指令和任务的能力，需注意为保证利用人形的性能优势和控制编制，自动化编制下的人类士兵需佩戴助力或外骨骼设备以跟随人形的冲击速度，其次常规自动化步兵班编制下的两个通用机枪手改为一位，班组内下派一名班属重机枪组以提高班组火力，在不配属重机枪组的班内携带一具不占编制的 RPG 发射器或单兵便携式火箭筒。

4. 班属重机枪组

由一名人类组长和一名自动战斗人形射手构成。人形负责携带枪身、脚架。人类组长携带弹药、突击步枪并负责对人形下达指令。每位自动化步兵班重机枪组长需以经验士兵身份获得《C1类电子设备使用执照》后方可入选自动化部队筛选，并取得或拥有重机枪使用考核资格后方可成为重机枪组长。战斗时，自动战斗人形负责架设和操作机枪，重机枪组长负责架设弹药箱并将弹链装入，并指挥重机枪射击和移动。根据战斗需要班属重机枪组可能会被班组集中或分散使用，重机枪组长需时刻保持和上级的联系并且保证自身的安全。

=====
2047 年 11 月

北非 - 的黎波里

“好了，小兔崽子们！欢迎来到北非！既然下了地我就要再重申一遍，的黎波里基地执行一级警备，夜间灯火管制，通讯管制，弹匣时刻满装，不准上膛，推上保险。然后接下来是我的规矩，不准饮酒，不准打架，不准赌博。做不到的，现在就可以找政委提报告滚蛋！好了，规矩说完了，放下你们的破烂，来仓库领你们的人形。”

“好了，既然都到了我就要先问清楚一个问题，这里谁是土官？好。你们中谁是 5 年兵？3 年？好，又是一群菜鸟。那我就再说一次，仓库里这些铁疙瘩是可以防弹，但是不代表你们可以躲在它们屁股后面！从现在开始把你们在新兵营里学到的废话都给我忘掉。进攻的时候你们要冲在前面，撤退的时候要顶在最后，移动的时候要靠你们打头！殿后！不是这些铁罐头！时刻给我记住，它们不是你们的士兵而是你们的武器！你们不去操作它们，它们就不会好好工作。等它们死光你们就没救了！明白了吗！好，回答得不错，大士，给他们发人形。”

“用好它们，我就能把你们带回家！用不好，我就只能把你们包回去了。我希望能给你们每一个臭小子完整地回去！我叫克鲁格，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连长，欢迎来到北非。”

=====
2-6 排组单位的任务和首要责任

1. 自动化步兵排概览

一个自动化步兵排由三个自动化步兵班和排部构成，同时一个自动战斗人形抢修组和一组反坦克支援组构成排属支援单位，另针对不同任务连级或营级可增派或抽调不同的支援小组作为战斗力补充。以下重点描述排属支援单位的构成。

2. 排属自动战斗人形抢修组

由一人形抢修工兵和一人形抢修工程师构成，抢修组首要责任是日常养护排部的人形设备，战斗开始后的主要任务是抢修并通过临时措施恢复人形的战斗能力。人形抢修组成员作战中携带 I.O.P. 或铁血工造配发的战地抢修工具套件，个人主要武器为加装下挂式榴弹发射器的突击步枪，同时需配备炸药和白磷燃烧弹以在紧急情况下销毁无法修复和后送的人形。每位抢修组成员需获得《C2类电子设备使用执照》后方可入选自动化部队筛选，并取得或拥有战斗工兵资格后方可成为人形抢修工兵。人形抢修工程师除以上条件外需有 3 年以上人形维护操作经验或持有自动化系统助理工程师资格认证，通过人形指挥培训获得 C5 或 C6 执照后方可成为人形抢修工程师。人形抢修工兵需同时肩负达成排组作战中所需工程的任务，人形抢修工

工程师则需负责保管、整理，并通过回收战场损失人形零件等手段保证排组人形备件的充足。

3. 反坦克火力组

由一名人类射手和两名自动战斗人形构成，两名自动战斗人形负责携带发射器、三脚架和备弹，人类射手携带突击步枪，负责操作反坦克导弹并负责对人形下达指令。每位反坦克组射手需以经验士兵身份获得《C1类电子设备使用执照》后方可入选自动化部队筛选，并取得或拥有步兵反坦克导弹使用考核资格后方可成为反坦克组射手。战斗时，人类射手指挥自动战斗人形架设发射筒，展开并完成发射准备。自动战斗人形在完成部署后会卧倒隐蔽，警戒并掩护人类射手两侧的情况。第一发导弹发射后，人形会将备弹重新安装，在备弹皆发射完毕后，反坦克组应自行寻找掩护等候反坦克组人形完成弹药补给。反坦克组射手应明确理解排组所处的战斗状态和作战任务，明智地挑选攻击目标，协助排组达成作战目的并保护自身的安全。反坦克组应准备并构筑多个发射阵地随时准备转移，或在车上保持移动，任何时候都不应抛弃设备投入与敌方的直接火力接触。

5. 排部

由一名人类排长和一名人类副排长，三名自动战斗人形构成。三名自动战斗人形应构成一个包含一挺通用机枪，一个下挂式榴弹发射器在内的火力组以便支援前线或执行任何可能出现的任务，并在车上保留至少两把狙击步枪以备使用。排长需承担达成或未能达成整个排作战目标的全部责任，清点装备，管理作战人员，制定作战方案保证和保持上级命令的有效执行，并反馈发生的情况。在战斗开始后，在任何情况下排长都应时刻了解和掌控排所面临的状态，以此给出明确的指令并且为作战所可能需要的支援火力进行联络。副排长则需要配合这一工作，引导所属部队或其他军种的火力准确投送。副排长负责协助和建议排长，并且在班长丧失指挥能力的情况下，随时接替指挥。

=====

2047年12月

北非 - 的黎波里

“小兔崽子们！任务下来了，欧洲人组织了15个旅准备从阿布凯马什拿下我们的导弹阵地，攻下的黎波里。我们的任务是守住比尔盖奈姆以西的谷地。在那里打一场伏击，营里给我们加了三个反坦克组，我都给你们排里。记住，一辆法国人的破车都不能给我过去！”

“记住，连里除了3挺机枪、2组榴弹发射器就什么都没有了，你们想要的迫击炮和火炮都在营里，不在我屁股上所以等下不要问我！你们每个排长、排副把自己的招子擦亮了，引导算好了。需要火力马上告诉连里的火控！让他们去组织，这样空军的那些疯子才能把你们捞出来！明白了吗！全连准备出发同志们！让我们教教那些北约鼠辈们如何战斗！”

=====

附录A 结构与组织

A-3. 非编制移动车辆的选择

可使用包括轮式装甲车、轮式装甲吉普车、轮式拖车和轮式卡车等，不推荐使用作战车辆和履带式运输车。自动化步兵排组无需满足伞降、机降设备条件，但装备需可参与直升机、固定翼运输机突袭机场的相应作战，满足空中突击条件。

A-4. 标准车辆分配和装备：

排部 + 反坦克支援组 + 排属自动战斗人形抢修组 + 自动化步兵班 ×3，共计士兵 17 人，人形 26 台，分乘 8 车。

1号车：一号班（正，副班长 +4 人形）

2号车：一号班（副班长 +3 人形 + 重机枪组）

3-4号车：二号班（同上）

5号车：排部（排长 + 排属自动战斗人形抢修组 +2 人形）

6号车：排部（副排长 + 反坦克支援组 +1 人形）

7-8号车：三号班（同上）

A-5. 班组技术装备统计

人形 ×8

突击步枪 ×9

下挂式榴弹发射器 ×4

通用机枪 ×1

重机枪 ×1

RPG 发射器 ×1*（见上文）

A-6. 排组技术装备统计

人形 ×26

突击步枪 ×34

下挂式榴弹发射器 ×15

通用机枪 ×4

重机枪 ×3

RPG 发射器 ×3*（见上文）

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 ×1

狙击步枪 ×2*（见上文）

A-7. 连部技术装备附录

人形 ×8

突击步枪 ×17

下挂式榴弹发射器 ×4

通用机枪 ×2

重机枪 ×1

榴弹发射器 ×2

肩扛式防空导弹 ×2

大口径狙击步枪 ×1

连级步兵雷达 ×1

=====

2047年12月7日

北非 - 比尔盖奈姆

包围圈阻击阵地

“米夏！不要点补给了看着差不多就直接分发下去，我们时间不多！弗鲁森，把带不走的人形拆了，我们需要全部的备件！”

“该死的，我跟你们说了几次，把卡车边上的座位都拆了用沙包给我塞严实了！想被流弹打死吗！椅子放到中间去！把装甲板绑到引擎盖上，你想中途抛锚吗，臭小子！学学你们班长怎么塞沙包的！什么？你还好意思问我要吉普车？3连可是跑步跟上大部队的，有种你也去啊！”

“动作都快一点，一个小时后开拔！那些欧洲人想炸出来一个缺口把他们的破车救出去！我们能答应吗！！”

“很好！”

听完那些大头兵齐声的回答后，伯鲁泽维奇·克鲁格上尉将自己土黄色的军帽放下来拍了拍，然而头发里钻进去的那些北非的黄沙可就没这么容易出来了。

交给自己的任务并不是那么容易，不如说十分让人头疼。

那些愚蠢的德国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部队被装甲师完成分割的话会有怎样的后果，终究还是将自己的总预备队掏了出来。今天凌晨他们在塞卜拉泰附近打开了一个4公里的缺口。现在自己收到的命令就是要去配合北侧的摩步旅堵上这个缺口，然后为主力吃掉欧盟军8个机械化步兵旅争取时间。

而现在自己只能期待那个远处开过来的吉普上能有一点好消息。

“克鲁格，团部命令。”

“有好消息吗？没有就不要告诉我了。”

“抱歉，你要的吉普车，补给，团里都没有。别说我们了，一场下来师里都不剩下几台了，拿美国人的卡车凑合吧。”

“那你来干什么的，找打吗？”

“给你们要到直升机了，336攻击直升机团会直接接受我们的火力引导。给你带了团部的火控官过来。”

“好过没有。”

“还有个消息，你要不要听？”

“要说快说。”

“师部对你的指挥评价很高，想把你挖过去。”

“陆军？局里放手吗？”

“怎么可能，所以老头子让我来问你，打完这场有没有兴趣去阿尔法干。”

“等我活着回来再说吧。”

“等你好消息，克鲁格同志。”

“给我闭嘴吧，帕布罗政委。”

=====
终场

2052年
莫斯科，7.62酒吧

老实讲自己从来都不喜欢这个酒吧，食物有时候是凉的，啤酒的气泡也常常不够。

但是这里好在没有会打扰你，没有那些为了夜生活而活在霓虹灯下的男女们。所以有一些特定的人总是会在这里混迹。

像是自己所找的那个人一样。

酒吧深处的拐角座位上坐着一个人，那个魁梧的背影将伏特加慢慢倒进自己的酒杯里。与其说是享受酒精不如说只是在消磨时光。

正如这个酒吧所有的常客一样，这是名老兵。
而自己所找的正是这位老兵。

“哟，克鲁格。”

“我就说是哪只老鼠。居然还没死啊。”

“你不也活得好好的，在俄罗斯母亲干得如何。”

“还能怎么样，现在这个世道。能自己吃饱就不错了。”

“内务部功勋校官吃不饱饭，你还在干把工资寄给遗属的事情？”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冷哼了一声。

“抚恤金可不够生活。”

“没想着做些别的吗？”

“我还能干什么，除了这身军服我还会什么？”

“我看你可没那么闲，退伍军人的例会你不是老去吗。”

“好了，不要拐弯抹角的了。你想说什么，格里芬？”

面前这个老兵和当年那个直来直去的家伙毫无变化。

想起这点自己就不禁笑了出来。拿过他的伏特加将自己的杯子也倒满。

“我有一些朋友，想要做一笔投资，我们叫他们投资商吧。而我呢，一直觉得这个年头一家安全承包商一定收益不错。”

“那和我在这里做的事情有什么区别，把小伙子们送上战场的事情我可受够了。”克鲁格不耐烦地将酒瓶拿了回来。

“你看，这就是我的那些投资商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了。说真的，他们比起这笔投资最后用在什么行当。更关心这份投资能不能让他们的商品更加畅销，类似于‘人形’之类的。”

“.....”

“我知道，你对现在欧洲重建政策有意见。赢得了战争并幸存下来的小伙子们不应该死在欧洲无意义的暴动和战后导致的混乱里。但是你比我更明白这个政府是如何运作的，在采纳一个政策之前他们也的确需要实验……”

“好了，需要我做什么。格里芬？”

“和聪明人聊天果然比较轻松。除了我该拿的分红，我不会质疑你的任何管理决定。我希望你来全权运作这个公司，你在退伍军人会的威望足以召集有能力指挥人形的老兵来启动这家公司。你认识的上层关系又足以让这家公司取得有价值的，甚至是国防级的订单。这足以让上层重视人形的军事价值，尤其是我代表的这些朋友们的产品。”

“采用特定厂商的装备是吗，既然找我的话……不会是I.O.P.的那些女孩子吧，亏你们想得出来。”

“你不觉得这样民众的反感也会下降吗。”

“还有什么？”

“如果能够走上正轨，投资商们可能也会有些不方便的小工作需要你来帮忙。”

“付费的话。”

“哈哈哈哈哈哈，当然，克鲁格同志。”

男子笑着，然后从怀里拿出一个信封。

“这里是预付金和合同。等你上交了辞呈。我们再谈。”

然而，他并没有收下这个信封，而是将他停在桌子正中，双眼前面这个认识多年却从未看懂的家伙。

“我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找我。”

“首先，是我们的交情。其次，我喜欢你的理想。当然还关键的一点，你还记得帕斯卡吧。”

“.....”

他的沉默已经是最好的回答。自己笑着站起身，拿起风衣。准备离开这家再怎么说都有点简陋的酒吧。

然后又想起了什么。

“噢，对了。我觉得‘格里芬与克鲁格’是个不错的名字。”